

霍林集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九

劄子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

宋

吳泳撰

臣以蟣蝨賤臣竊日月之末光近者蒙陛下簡眷擢兼
記注獲與右舍人分立於螭陛下立不載筆記不執簡
揆之典彛皆非其舊獨有直前奏對尚髣髴古意臣雖
暫攝何敢不以先儒之所以事君者而事陛下哉臣始

讀孟軻書至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主之臨御天下不可使危亡之言不入於耳儆戒之念不存於心也得臣在楚晉文不失為外懼孟孫惡臧孫紇乃以為藥石天下之理履危難而生儆則危者可安因拂亂而知懼則亂者可治自入春秋以來已有是說孟軻氏特表而出之蓋深為亡國敗家者之戒也今天下多才亦最多事諫諍輔拂之臣劇切於內夷狄憑陵之患攻擾於外操心慮患其可

以轉亂萌而成治象矣而惴惴然若有日就其亡之憂何也臣知之矣今日之病不在拒諫而在玩諫不在畏敵而在玩敵二三大臣旦夕承弼左右侍從朝夕論思臺省給諫之官日與天子爭辨是非百僚羣有司亦以序進陳時務之闕矣陛下既有其官矣而不能使之盡其職既聽其言矣而不能使之行其言則是玩諫者也以振古所無之敵不予其鄰而予其躬以百年所養養之兵不利禦寇而利為寇將吏被甲胄不得卧丁夫轉

輸於道不得息陛下亦嘗有戒心矣而未聞有親事法宮
之勞三事大夫亦嘗有憂色矣而未見有申儆國人之
實則是玩敵者也玩諫者懈玩敵者偷天下陷危之機
豈不伏於此哉唐虞三代之治國朝列聖之典臣固不
敢遠引悉數惟孝宗皇帝陛下每視以為法而隆興乾
淳間事接於耳目之間者尤為至近臣請為陛下陳之
孝宗皇帝以聖人之才運天下之器旦旦視朝勤於政
理攬衣夙興不暇饋櫛猶且詔諭宰執曰朕每聽朝以

議庶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或有奏陳宜於申未
間入對庶幾可以坐論故名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
殿燕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畧同賓友上下射飲之樂
過於絲竹非但日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
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直奏有疑當關決者隨即徹聞
異時老檜獨相執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辭而淳熙間
樞使周必大同知施師點各陳已見互相可否則猶能
於榻前論辨也當朝宰執同班奏事更無密奏而樞臣

黃洽見其有未協衆心則退而疏是非是尚能與宰相
異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
未公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缺失卿等亦
不可不極言君臣之間更相儆戒如此則事何由不辨
治何由不立哉今蚤朝奏事僅按常程漏晷未移我冠
夙退雖更化之始曾降宣召指揮而燕見不頻引對不
數一日之間曾不一二情意既不浹洽言論又不盡輸
以朝夕論道之地而數入劄子奏請握權衡造化之柄

而乃委其命於天間有一令之失一事之非則交相諉
曰非我也此何等時而乃避嫌若是哉此臣所以妄議
宰執宣召猶未及於孝宗者一也故事禁從講讀官及
掌制學士更直通宿以備咨訪或問經史或談時事或
訪人才或及宰執所奏凡所蘊蓄靡不傾盡故宇文价
論六路賑濟推賞事此尚書夜對之言也陳騭論治賊
吏當用祖宗法此中書夜對之言也倪思乞養成皇孫
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騏論諫官

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操以侍御
史內宿召對論遣使事王蘭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
佐贓汚事此皆燕直清閒雍容論奏之言也恩意浹密
則就澄碧殿錫燕職業脩飭則上清華閣賜詩從容造
膝過於南衙面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顯諫此皆乾淳
良法也自是以來從臣雖內侍宿如故而宣引閣踈詞
臣雖夜直有常而視草非昔况學士院至禁庭有一街
之隔既不便於臨幸又不頻於宣喚每批答奏章特降

御筆或出於近侍或出於內臣或出於外庭奏擬內相
之職殆若具負紹熙詞臣嘗欲倣漢室承明之制於常
御殿側創以寓直之所以便延問蓋謂人生左右不可
無詞翰之臣應有批旨使之潤色庶幾號令明渙處分
得宜嬖御無所用其姦斜封無所容其詐今政權親攬
奎畫屢頒堯言布傳何所輕議其間有如保持舊臣無
得据據如起用貪尹特與祠廩如議立王郊之嗣朕不
敢私或者猶疑其未盡愜當豈非宣召之典不復於先

朝內批之草弗視於學士所以流風散習至今猶未革
耶此臣所以妄議禁庭夜直猶未及於孝宗者二也國
朝舊制三省各有屬舍人者中書之屬也給事者門下
之屬也尚書侍郎暨二十四曹尚書之屬也舊時省部
合而為一自南渡以來惟給舍屬之二省而列曹尚書
以下別為一所強分之曰六部體統氣脉若不相屬也
隆興初特詔多事之時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其合
關臺諫者並令會議又於都堂各賜筆劄令取當今弊
事條具以聞故自吏部侍郎凌景夏等十四人為一狀
自御史中丞辛次膺以下六人為一狀又懼其言之未
廣而聽之未博也則復令退於聽治之所各率其屬諭
以上旨使之極言無隱夫會議而關於臺諫給劄而及
於從臣極言抗論而暨於六曹之屬蓋曰與廟堂相親
密也與宰輔相可否也情親則事理達聽廣則議論詳
也以是知思堂之所共議不但二三執政都省之所咨
訪不但五六宰士一自權侂怙執自尊病遠簡賢獨運

先朝氣象不復再見更化以來粗振隆典固嘗詔從論侍思矣又嘗詔卿郎以上集議矣又嘗令從索省官會議楮幣而關白臺諫矣然發言盈庭而邊臣北伐之表已行會弁如星而官闕稅畝之議先定命之曰論思論而不能盡其思名之曰會議會而弗克伸其議就思商論反復至於十數則亦徒久而已曷若先給筆劄使之條陳無隱哉此臣所以妄議從臣條具猶未及孝宗者三也百官陞對自藝祖開基高皇再造雖倥偬不暇給之

際常日輪一負以備延訪自後承平始定五日一對之班孝宗勵精仍率厥典凡百執事日以序進引見一班或四三班進而眎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天日之臨賢否畢見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陞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寒氣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內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揆之等皆以議

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點陟臧否之間沛如膏雨迅若雷霆鼓舞動蕩人才何患其不作興忠言何憂其不競勸邪今多士充庭率皆濟濟羣言日進非不諤諤臣近在西省看詳奏疏有以定社稷之計為言者有以繼天倫之絕為言者有以南陽近親北司貴臣為言者有以相不和於朝將不和於邊為言者有道一私字至數百言有說一欺字連三四紙

有陳蜀計之匱乏乞科降者有論淮邊之淺薄乞籍義甲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不知陛下於進對之頃觀其可用者幾人於聽納之際見其可行者何事若一人之進畧加顧問而曾無顯拔明揚之意一篇之陳姑示褒嘉而未精擇篤行之實則乍賢乍佞若可若否果何補於治矣此臣所以妄議百官陛對猶未及於孝宗者四也自昔蠻夷猾夏治世之所不能免寇賊鴟張王化之所不能加矧國家南渡適當陽九之厄高皇中興孝宗

嗣服干戈搶攘無歲不有敵亮雖斃葛王復立擁兵崛
強髣髴元魏而又結蠻擾於西鍾賊騷於廣茶寇自湖
南北跳梁江右亦可謂不靖矣我孝宗皇帝留神軍政
注意將才御几之上嘗書一將字往來細繹日求所以
選用之方凡三衙及在外諸統帥之兵則書注各人武
藝於冊謂之掌記自准備將以上至統制官則排比全
軍姓名於籍號曰揭帖密院審察則試以邊上事宜承
旨拍試則閱其人物事藝云逮夫拍試中格陞差既定則

以不時宣引故有制領而召對內殿者有兵鈴而引見
便朝者雖三衙帥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奮亦許之
倚仗奏事則凡將帥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
獻間有帥乘不睦如拱如剛則以帥克在和不在衆之
語委曲宣諭彼見上意所以待遇者如此則豈不踴躍
自奮於功名之會哉今北人鷓張叛徒蓬蠹起州郡長吏
單若旅人邊鄙空城蕩如平地戎成不戒寇深不虞四
道並馳三垂俱擾於斯時也築壇而拜推轂而遣猶懼

其晚况陛下以萬乘之貴未聞宣召一軍官輒親見問大臣以絕席之尊未聞呼召一兵役與之款語樞密本兵之地亦未聞口談兵屯將校之數擇一奇才貢之於上則重弓副矢緩急何以應手哉臣所以妄議今日之經武擇將猶未及於孝宗者五也不寧惟是當時捐金錢數百千萬以收楮而封椿見管尚有二千餘萬緡出粟數十萬石以賑民而豐儲諸倉猶有三年之積以兵計者三衙之軍九萬九千建康馬司與屯駐大軍六萬

九千京口江池鄂渚十一萬六千有奇江陵襄陽三萬九千有奇蜀口三大將之屯九萬七千有奇士馬精強器甲犀利所在州縣亦亭亭有蓄故閱于白石于茅灘于龍山一犒師之費動至三十餘萬緡而西邊餉軍除積糧十一餘萬斛外猶可供贍其如優鐵簾校射之賞以激勵士氣厚密院遣問之金以刺探敵情無日不討軍實無年不制國用故二十八年之治民富兵強所為必遂者蓋有錢幣足以使衆有糗糧足以實邊故也竊嘗

夷攷端平以來財用出內雖內無兩宮應奉之費外無奉使往來之幣而供億經用招納生養其數已倍蓰於乾淳時况都城火後營造繁興而繕錢耗官場兌會號令弗謹而金帛空三京師行調度錯出而糧械盡錢耗則民貧楮輕則兵貧米盡則國貧一本既搖百枝皆動國家所籍以措事建功惟金穀楮幣而直為此凜凜此臣所以妄議今日之治兵理財猶未及於孝宗者六也夫宰執之宣召也禁臣之下直也法從之條具也百官

之日對也四者皆所以拂違也若無所矯拂則是具文而已矣武經將畧之日講也軍實國用之日究也二者皆所以必患也若日復玩弛則是養寇而已矣臣愚欲望陛下以一以孝宗皇帝為法書則宣召大臣以論治道夜則宣引近臣以咨時政非時則詔侍從臺諫以條具闕失職事官則日輪一負以觀其人才將校管軍官則間點召一二人以試其方畧其有開示大公力抗羣小者則不嫌於特召其有關係民望不附權貴者則不厭於

數引其有明白洞達援經引古通於世務者則不惜令熟
教於前小官中有鯁亮敢言者則待之以不次之除擢
偏裨中有才藝出羣者則寵之以躡等之陞差而又不測
遣使以訪邊防之虛實密切用間以覘敵中之動靜惜
陰愛日無頃刻暇使憂勤之念日周於天下數遭而發強
之志不委頓於安逸之躬應內帑之財亦如孝宗節儉不
以之賜伶官宗第專椿留以激犒戰士則疆事雖殷人
心未散尚猶可為也然臣猶以為欲復先朝之典則

當破流俗之論殿中侍御史按論察官未為過也國子
祭酒劾奏察屬未為異也著庭小臣一疏薦侍從而下
十六人未為越職也臺臣累疏必欲黜決姦凶之吏而
投之遠裔亦未為嚴於用法也其大者如並命二相元
非陛下權有所分眷有所屬也此皆聖祖神宗之舊典
先正獻臣之令猷而四五十年來沈默畏謹恬習於耳
目之陋見此舉錯嗾而議之此正歐陽脩所謂下至竈
間老嫗亦相驚怪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

當否而已陛下儻能具超卓之懿識鎮胥動之浮言涵養
直氣扶植善脉母以端士為冠玉母以忠言為弁髦母
以儒生為賁其須母以議論文墨之臣為繡其擊輓詳
考之以言專任之以事精神所運日異歲殊雖以敵眾
之強亦謂吾中國有人而不敢動矣詩曰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惟陛下裁幸

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

已癸

八月十九日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啟天運以憂勤保聖功一日
退朝坐便殿俛首不樂訓飭左右有云爾謂天子容易
為耶屬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故不樂也孝宗皇帝入繼
大統式遵聖謨因進讀三朝寶訓至退朝不樂事慨然
謂洪遵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猗歟盛哉充敬與不樂
之心此夏皇祖凜乎若朽索馭六馬之心也此商成湯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心也此周武王惕然恐畏
聞丹書之言而銘于几于杖于槃于劍于弓矛之心也

夫以天子之尊日有萬機之事之失若未有害也一指揮之快若未為過也而我藝祖皇帝其躬儻焉終日弗能安我孝宗皇帝敬心屬焉須臾罔敢失墜誠以人主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是不可輕也陛下胄出藝祖憲法孝宗臨御十年至仁至孝天下亦欲望陛下奮然有所作為而邇者輔臣奏事制閫宣對講官侍燕清閒竊聞訓謨屢有中原好機會之歎陛下此言之發即是良心即是天理即可以昭假烈祖即可以克配上帝蓋陛下為人之父母而中原遣黎久墮塗炭不能興吊伐之師陛下為人之子孫而百年陵寢莽為邱墟不能遂迅掃之志宜乎陛下不慊于心而惜此機會將以大有為也然而天下之事所施有內外而賓主之辨不可以不明所務有名實而先後之差不可以不謹若徒虛內以事外而吾之所為主者弗強好名而忘實而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目前雖有可忻之會而反求諸已所憂乃重于所忻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

言之太易也豈陛下姑謾言之耶則書之史冊天子不當有漫然之言豈陛下真欲為之耶則稽諸事實天下未嘗有易為之事且復以孝宗之事明之當乾道淳熙間敵勢浸驕連年飢饉盜賊肆行在彼不可謂無其機我之戰士猶有北方之豪我之勁馬猶是冀屈之產年豐食足所在亭亭有蓄在我不可謂無其會然一聞陳俊卿論及海上事則曰有機會尚恐難成况無機會一聞蓋經語及時機則曰力有餘可以應機會力不足雖有

機會亦不得而投則是機會亦未易言也孝宗思其難不惟其易躬其勞不于其逸故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掌記將自準備而上各有揭帖江北諸城增陴浚隍公淮分戍鼓聲達于泗穎蓋無日不勵規恢之志無時不為備禦之事而當時端人正士猶有憂其無備而引去者劉珙朱熹張栻最號持恢復大義者也而珙自西府入奏則謂復仇大計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熹自祠宮上

封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為大言以迎上意栻自嚴
陵台對則謂敵中之事所不敢知境中之事則知之詳
矣國家比年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之不足以圖彼是三數人者豈固遽忘中原哉實以
無窮之事會難可以計料言不世之大功未容以僥倖
成也夫以孝宗之明聖羣工之良顯乾淳事力如此之
渾厚而猶不得中原尺寸之土况當開禧起釁之後亂本
厲階至今為梗而今乃安坐無為欲語恢復之大機其

可哉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兵不如昔之強
將不如昔之勇財殫民薄不如昔之厚官邪賂彰不如
昔之嚴銅楮阨於會通餼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直
百千蜀口營屯僅食半麥松江之水渡淮之蝗又不無
害我稽事陛下平旦視朝頃刻而罷其於四方利病未
能博訪周知二三大臣合班奏事須臾引退其於國是
廟謨未能反覆熟議而况境外之事變詐百端詎可遙
想而臆度哉方今國家譬如久病羸怯之人元氣已衰

他證未作謹固湯劑休養歲月恐有痊安之理若直投
瞑眩之藥必使之遽離枕席急走而疾趨則鮮有不蹶
且顛矣臣固非勸陛下勿以規恢為志勿以時機為念也
蓋志不可不立而意向不可偏於外念不可不存而歆
羨不可留於中君以一心之微交於萬變之會有所好
樂則以喜功之說進有所忿懣則以怒敵之說進有所
恐懼憂患則又以臨事好謀之說進彼初無一定之論
不過欲投吾所嚮之機且如恢復之說陛下雖未嘗實

為此事而外之所傳則以陛下實喜此說邊臣好功摩揣
上意便為河廣可航蔡虛可伐強敵之頸可繫而羈垂
瓠之城可蹴而下此臣所以不能不為國家根本慮也
或又謂因敵之儲聚以為糧則不患無糧合中原之響音赴
以為兵則不患無兵即一州之豪而使自為守則不患
不能守其土地是三說者又非識時知務之論也彼赤
地不耕清野不廬何糧之可因蝨結而來蟻潰而去何
兵之可用朝而迎王師暮而拜敵庭何人之可守金既

垂亡蒙古新起與吾敵者又非吾父祖之讎則復讎之說恐鼓作人心不上也無已則折而與元和乎而和亦未可輕議也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于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于和之中散關鳳集之事厥監未遠而復以三事為議則殆無異前車之已覆而後車之不誠也昔靖康中金人邀索吾賂聚議經時賂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濟州故敵嘗語人曰所以索重賂者且合南朝爭議一兩月耳元使之來恐亦出此大率國朝之謀事所以不強人意者議論之臣多而任事之臣少故也然則為今日計將何如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勿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于其上嘗使清明在躬而不越禮度之閑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亦使灑濯其心而不由支曲之徑朝廷既正人心

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為一事以
整擊亂以順討逆遲之歲月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
矣臣蒙陛下儲之秘府每當輪對必自盟其心不敢競
為可悅

貼黃

臣于州縣間事既已敷陳其間又有間涉要害去處
合為陛下申言之今之江陵昔之荊州是也東連吳
會西控巴蜀素來號為用武之國嘉定年間制置使

趙方以敬勢垂亡臨邊以鎮之故不得不駐襄陽而
後之為帥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財賦之源又挈而
歸之制司則荊州不過擁一空城而已是襄陽重而
荊渚輕也萬一點敵有人為之向導先遣偏師留駐峴
首一從光化小路直至夷陵鎖斷峽口以扼我之西
一循漢江潛入白湖呼集丹徒以撓我之東荊州單
弱無以隄備則吳蜀為之中斷二千里江面殆可慮
也今北方事重制閩未可遽回荊州而欲圖託裏之

策則莫若少假副帥之權如沿江置副自為一司使
之儲財積穀訓民練師以增壯國之西門襄州有警
仍責之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可以戶牖京西而亦
可以襟帶江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附聖語口奏

第一劄讀至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
處上問云真是好機會某對云陛下言之及此即良心
苗裔即天理機括但機會雖好我國家事力單薄未
便可做上顧某如何說某對云自古及今只是內脩政
事臣次第開陳于後乞賜睿覽讀至蔡虛可代處上
問曰殘敵今在息州對云息乃蔡之屬邑見升為州臣
只聞盤泊于蔡州想亦沒于新息之間便是邊臣喜
功生事揣摩上意謂蔡可代敵主可擒如何容易擒
得但恐惹起邊釁不然激出內變陛下不可不慮
他日中原自有可復之理上云甚是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

劄子

和戰集議劄子

甲午春

宋

吳泳撰

照會臣比準吏部牒坐奉聖旨於今月十三日赴都堂
 集議備邊待敵和戰攻守事宜臣尋往復省待命臺吏
 關報應權郎與兼職事官並不與議臣逡巡而退然竊
 念西省為機要之地應國有大議臣雖暫兼亦得參關

欲作議狀以白謀之同舍及同朝之分厚者則止臣者半勸臣者亦半止臣者曰既不得與斯議也則何以狀為不為乃混成勸臣者曰諸臣之議不過可進則進可守則守而已若議須活落臣嘗以二說衡之於心既不

能括囊口以犯一嘿之戒又豈能騎戶限以特兩可之說晏子曰臣共而不貳此臣終身之所服行者也臣於去年八月陞對曾言和不可輕議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則臣嘗以和好為不便矣又言機會不可易言虛內以事外則吾之所為主者弗強好名而忘實則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臣嘗以開拓為不便矣陛下翼日宣諭執政有云吳泳所上劄子說機會事甚好今欲評准襄諸帥和戰之議亦不過祖述前說而已然臣之所深憂者則又在於和戰之外也夫有無故之福者必有無故之禍不爭而分俘玉以遺我則得俘王者乃納侮之兆也不戰而闢土地以待我則拓土地者乃開釁之端也邊

場交為好勝之說而朝廷務持容養之論譎誑給而弗以密察震撼擊撞而弗以靜鎮嚇持恫喝而弗以理折張大誇詡而弗以義斷披其盡忠於國者固不敢慢言而比附之者乃敢於奮當轍之臂鼓如簧之舌輕朝士輕宰執輕絰筮官至謂我其寇者皆不足以商略疆事則朝廷之體輕矣朝廷體輕則人主之勢漸輕矣昔晉隆知初征西將軍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為異獨王述曰彼欲以此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後果不行臣竊料今日之事主和議者決至敗事易之可也若夫進屯關河之策恐必不能往就使能往亦不能至就使能至亦不能守殆見如述之料征西也今舊敵雖滅新敵未去鄰家之火將炎炎及我矣何暇議遠攻哉如欲詰臣待敵之策則謹固吾圉時其緩急以為應兵便湏至奏聞者右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不可厭近名好直之風劄子

臣聞天之眷佑中國常欲人主為明主而不欲其闇常

欲斯世為治世而不欲其亂常欲朝廷為有道之朝而不欲其至於失道之敗故四時霜雨之災神氣風霆之變皆所以為教也天道之警言戒弗思而災符之譴告逾厲九月而雷固非歸妹之正也正月而雷固非奮豫之常也尤可異者明堂之夕薦配上帝精禋未交大雨震電天基之節拜表稱賀壽觥未舉雷電以風怒之未息而至於震怒威之不斂而至於疾威則天之所以申勸陛下者益深切矣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仕而有官

職者為宗子贊理家事者在官而有言責者為宗子紀綱家政者也天既全付陛下以有家而乃不能尊信仁賢容受讜直則是弗祇服厥文事弗聰聽厥考訓豈所以為應天之實哉自昔人主所以召亂者非一道而遠者德逆忠直商書獨謂之亂風國家所以致亡者非一端而入則無法家拂士孟子直指為亡國蓋賢者治之本朝無賢士則不知道直言國之華國無爭臣則不知過是不可不懼也且陛下更化之初收召諸老登進

羣儒會朝清明衆正在列天下固不可以棄賢議陛下也自時厥後初意漸移文獻之老而謂之耄經術之儒而謂之迂骨鯁之士而謂之褊狹名節表表有聞於時者反謂之好名風望稜稜見推於中州人士者又謂之白望積毀成疑積疑成痼意向一偏而賢者不得安於朝廷之上矣迄今以來未有勝政比日詔下前時去國諸賢稍稍收用而進擬之際問難再三或者猶謂陛下終以好名之士為疑如臣了翁拜會稽守搢紳之士莫不感喟引以自近彼方懷綬問途而遽有改行之旨何遠賢之速至如此耶夫一人之去郡得郡且未問也將恐毀巢而鳳凰不至涸澤而龜龍不遊賢者望望引去朝廷不尊百姓不附誰肯為陛下用者則陛下之勢孤矣端平之初號開言路詔百官上封事諭侍從陳已見更置給諫擢用臺察人未嘗以拒言議陛下也曾未幾時風采銷鑠爭辯是非稍力則命之曰不平正彈擊姦諛漸多則名曰不忠厚論奏及於朝政軍務則目之曰不

體國指陳逮於宮府左右則譏之曰沽賣曰激直曰不識
事體耳目之官紀綱之地豈宜輕有動搖而易置不常
殆如傳舍故有以兩月出者有以三月出者有以六月出
者臣範再入執法殿中正色敢言不避權要僅決兩旬
正衙未奏事憲府未移席而尋以左史遷矣左史六品
官耳不為下也自遠相當軸以來每以華堂英職為屏去
臺諛之術天下豈可以名欺也哉不謂易相未久而復蹈
斯轍也若範果去則臺臣為之不安臺臣不安則近臣尸
位不敢諫遠臣畏罪不敢言誰肯為陛下言者諛諂而
諛之人至矣臣直為陛下惜此舉動也今天下之士正
患其不好名耳士若好名則臨財也必廉臨事也必敬
臨難也必不苟免鴈鴈其潔必不黯黯黹黹以為汙也俛
俛其正必不翕翕訛訛以為邪也言事之臣正憂其不
激切耳言苟激切則上可以箴王闕中可以肅朝綱外
可以落悍將之膽寢強藩之謀諤諤其昌必不唯唯否
否以為隨也閤閤其諍必不喑喑嘿嘿以為容也陛下

何嫌於近名之士與好直之臣哉夫天下安危在邊而植根立本之地則在廷問之土地則土地日蹙也問之甲兵則甲兵日少也問之金穀貨財則金穀貨財日益空乏也所持以綿國脉繫人心者僅存好賢容諫一路若又銷靡而摧遏之此豈祈天永命之道哉臣愚欲乞陛下體任賢勿貳之意味從諫如流之言亟收攬人望以聚於朝亟輓回言宮以復其位灑掃庭內綢繆戶牖使我之根本豐實精神充強士心合則天意得敵國外患亦可以漸攘除矣昔司馬光程顥四賢之望也熙寧並起而用之故足以大為一時之壯蔡襄歐陽脩四諫之選也慶歷既出而復之故足以永貽列聖之謀懿桀宏綱具在青史陛下能仰而法之則天下稱為好賢之主後世不名為拒諫之君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臣竊見邊事日急國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廟社稷之日凜凜矣江淮事體臣近者旅從憲之條陳

陪都堂之末議計必轉而上聞獨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壞至此臣竊痛之蓋北騎自八月分道入寇犯興元犯沔陽犯階文九月併兵破大安十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闖益昌十日至閬中又分為三涉江而西者以十二日入普城順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順慶繇新井鹽亭而東者以十六日入潼川併三道之兵以十九日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十一月一日渡湖灤迫嘉定凡梁劔以北岷峨以西皆祖宗德澤之所涵濡不意斯令橫被此禍三百年之境土自此殘壞三百年之人民自此塗炭三百年之衣冠士大夫自此汙蟻不知陛下曾聞之否乎嗚呼痛哉臣嘗推原其所以壞蜀之故四境不治而交秦鞏三軍不結而結十八族我之將士衣紕衣而卧掘草根而食曾無挾纊宿飽之恩而輦輸銀帛駝載薑布反使官軍義士擔擎牛酒以厭敵之欲關隘不修不問也士馬不練不恤也器械糗糧不備不計也問之則云已得朝廷處分矣下

秦川入關中將會於宛洛矣分表經營喜功生事卒使
北賊劉我邊陲突我堂奧興沔利閭綿劍潼遂彭漢成
都嘉眉莽為盜區或者皆謂汪石引賊而來此結約不
審壞蜀也蜀之所恃以為國者險也外三關不守而保
內三關內三關不守而保漢沔漢沔不守而保三泉境
日益蹙成日益斂已貽識者之慮而近者制閩戒司又
立為縱敵深入然後邀擊之說大安於要去處而開關
延敵棄險不守乃欲設伏山谷間以竒功自命鏃矢未

發而敵已越我而西矣龍洞閣謂之天險朝天嶺謂之
天寨而棧道不燒隘口不塞乃營營於德勝一堡不知
費幾工役壞幾錢糧而聚一二驕駘子弟於其上虛實
動息敵之在對山者皆嗤笑之所以敵兵過險更無後
顧之憂此措置不密壞蜀也譽一人也則游揚拂拭雖
有僨軍失地之過而曲為掩覆毀一人也則訾短詈謫
雖有救民保境之功而終加沮抑陳昱械而彥威乃出
獄賀靖廢而顯忠乃管兵死事義也有賞有不賞棄城

罪也有罰有不罰前帥所施行後帥多不以為是正司所經畫副司每不以為然一司之中而有兩總領一家之中而有三制置士大夫之阿附曲諂者往往獎不肖而尊愚此議論不一壞蜀也自丁卯曦亂興沔而權臣已有棄蜀之說自己卯寇入漢中而廷臣又有無蜀亦可立國之論自辛卯北兵破利入閬而襄陽帥臣復有扼均房守歸峽之策積習至於去冬廟堂條具邊事夔帥申明事宜則又欲置襄州一屯於金移田一軍於敵矣何待蜀之薄如此耶三京之師棄資糧如泥沙至蜀餉科降則各北使之遺損金帛如糞土至川閬奏請則嗇公府有月獻胥徒有例錢置官設局於此以事交結反謂以此通制閬之情抑不知敵入不告師敗不言帥之者且病不以狀聞則適所以塗其耳目也亡形已具而相不悟邊報日急而上不知破碎爛壞至此極而後倉卒易帥此氣脉不通壞蜀也積是四壞已非一日臣自離鄉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己丑上西陲八議辛卯乞遣

葵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憂癸巳論武仙窺我安康乞
嚴作隄備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
上流又言西邊連年調度財殫力薄乞速賜科降蠶趣
援兵今歲之夏乞蠶儲蜀帥以備不虞又以彥呐末疾
告老會議都堂嘗言李埴有威望楊恢有精力皆可以
為彥呐之代無一歲不言蜀無一日不憂蜀亡而誠意
不積不能感動事勢至此噬臍何及臣每惟國家圖事
不大敝壞則不更不至危亡則不革然委其壞亂危亡
而不之救此豈陛下念祖宗全付子有家之心哉此豈
大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之心哉此豈小臣閔其宗國顛覆
之心哉臣得楊恢書自言由簡入瀘誓死以報欲召瀘
叙榮州長寧諸寨之丁以圖進討借兵於西南諸族以
壯軍聲取財於一二郡網解以濟乏絕檄募豪傑榜集
散亡且欲進至漢嘉謀復成都頗見其有憤悱獎率之
志比雖已令制置四川若更陞昇從索之名許用大使
之印庶幾事權稍重可以勵其志氣責其事功此一策

也又聞李埴尚在夔子雖年者齒宿而威望德業猶可
以鎮服人心昨已除成都而成都今以破敗未可卒往莫
若使之暫留夔門與虞普同共措置凡監司帥守泝流
而下者或有帶行官司錢物許令截撥以為招軍激犒
之用此一策也又聞賀靖在白水劉在文南曹友聞在
順慶楊履正張洵在左綿陳隆之李順忠在巴渠間其麾
下部曲猶未盡散欲乞札下制司分遣帛書蠟彈從間
道付與諸將令其前後伺便夾擊勦賊出境若有奇功
即以所立賞格賞之此一策也頃聞朝廷已降黃榜給
牙牌分界二閩甚得區處之略然聞敵兵之入利路諸
司椿積已蕩盡於廣都劫船之日根本掃地公私赤立
似未可以虛文救之也臣欲乞朝廷捐撥金帛多給官
告文臣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皆付空
頭告命令制使便宜書填更或界以數十金幣以示激
勸庶得救蜀之實此又一策也外又有蜀士之旅食京
華者其間豈無忠義慷慨有志事功叩閣上書議論可

採若得朝廷獎借或假以一官或許以免解使得憑藉
西歸以說諭豪傑共圖尅復又一策也臣前所陳四壞
欲陛下知之也後所陳五策欲陛下行之也又恐世之
便文自營不識時務者各持異論土地之殘破不惜而
惜金帛人民之塗炭不恤而恤顏情衣冠華族之汙辱
不校而校爵之崇卑忠臣義士之死亡不問而問軍功之泛
濫撐虛駕漏付之悠悠將恐禍至無日而唇齒俱寒矣
臣願陛下念藝祖皇帝所以取蜀之難念高宗皇帝所
以蜀之難念今日所以失蜀之易合羣策而救之資羣力
而復之母曰孫氏無蜀而可以抗魏東晉無蜀而可以控
制劉石也情痛辭迫不避斧鉞之誅惟陛下亟圖之
取進止

邊備劄子

照會某等今月十五日蒙宰執召至都堂宣示御筆令
侍從給舍臺諫條具邊防備守事宜某等謹以所見具
列如後

一今日事勢戰則事力單薄和則敵情難恃若以和好為權宜以脩守為實務來則懲而御之去則脩守時其疾徐緩急而為應兵此取上策

一淮北新復州軍截自今敵退之後畫疆自守如蔡息陳穎應天等處只令其土豪且耕且守時有不足量周給之切不可空吾有限之力事彼無用之地高孝二朝無此藩籬未嘗不能立國徐邳唐鄧宿州之事可以深

鑒

一京襄兩淮土豪民兵團聚堡寨捍衛鄉井最為可用近因出戰之際官軍常忌其功每奪到賊馬獲到首級多被攘奪官司又從而苛問取索徃徃或遭殺戮或遭械繫功賞不霑展轉被害所以怕懼官司不肯為用甚至有移徙江南者今宜行下帥司各於所管州郡按籍補填仍優加激勸使人自為戰若有功績經從所屬申上以議推賞

一^敵之長技惟在於馬長淮邊面率多平曠賊馬易於馳

驟中國所以制馬之具亦豈無策如宗澤軍以戰車當其衝韓世忠軍以長斧斫其足劉錡軍以竹筒盛熟豆亂其羣近世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或淤洳其田以為陂塘或從橫其畝以為溝洫皆是制馬良策宜及此時專立一科使獻策之士各陳所見行下諸帥司精擇而用之

一東南所長自昔多以舟師取勝建炎間陳思恭窘烏珠于大湖紹興末李寶斬鄭嘉努于膠西虞允文却

亮于采石沿江諸軍咸有車船每試按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愕今艨艟戰艦腐壞不葺篙師棹士散逸不招第恐數千里江面脫有一騎飲江何以禦遏况諸處探報敵方以厚利誘我舟師或作筏從淺狹處徑渡則吾之所長彼亦得而用之豈不利害今宜行下沿江諸州各作措置日具造過工限繳申樞府以行殿最仍時委制司督察勿為文具至如海道要衝令藉舟師以為守禦亦宜行下沿江制司及許浦諸處隘口如姚瀏沙

之屯併合嚴作隄備

一江陵國之西門素號重鎮自趙方移治襄陽而州之事權稍分然守臣尚帶安撫正使陳睭繼之乃以京湖安撫使繫銜而江陵僅存湖北副使之號往往又兼制參則殆如一大屬官矣酒稅利源既歸制司守城軍兵又復抽戍緩急有警無以支梧調遣今宜復還舊制仍正使名俾之括兵聚糧自為戰守勿使他司干預且兵以一萬為額此外又有七邑義勇可及二萬若帥權稍重事力不分則可責其固守以壯上流之勢

一江面之兵平時多遣戍淮既有家糧又費生券今宜用生券之費就淮上地頭招兵戍守却令戍邊之兵歸護江面如此則費不增而兵多誠為兩利又棗陽光化均安等處殘破之後潰散軍民必多多急宜選招以備戰守

一蜀中連歲敵兵倣擾視襄淮為尤甚敵騎既退潰兵焚劫汭流諸郡蕩然一空加以科調繁興民困財竭須

當別作規模擇人委付宣撫不必置蓋使名一新諸軍便望犒賞困竭之餘何以給之是有損無益耳金洋夔峽之屯亦不必創添譬如盜從前門入而欲牢閉後戶非所以保蜀也保蜀之策莫重漢沔諸將惟曹友聞賀靖可以倚仗若令曹友聞為沔司都統兼知沔州任責措置經理賀靖為興元都統陳隆之為安撫同共措置捍禦如李顯忠吳桂和彥威等別令制司相度區處使分任利州副戎及金州都統之事

一蜀口兵額舊號十萬安丙帥蜀日尚七萬有奇比年敵兵深入除死損潰散外通忠義及楊家軍聞止有三萬兵之單弱如此何以擺布邊面不知戎司兵籍之缺有無填補計所養兵之費何所支用此二事專在制閫急作措置令遠嘉定年間新額仍與四戎司總所通情商量截自今日新招之後應虛券詭名釐正更革使無弊倖庶幾蜀計亦稍優裕

一近年蜀兵多潰其患甚於外寇綿州係文龍來路順

慶係利閭來路今欲抽摘東西路廂禁軍缺額錢招收
勇健可以戰鬥之人置一屯於兩郡本州令正副將時
加訓練提刑因出巡指試事藝庶幾緩急可以隄禦潰
卒得免衝突之患右謹具錄奏聞伏候勅旨

邊防劄子

某等今準省札以邊報日急令條具禦寇之策竊見厥
今事勢危迫人心瀕洞譬如醫危急之病於數千里之
外脉息不知若何隄度不若急遣良醫隨證救療其諸
方畧一任良醫區處以圖康功所有合行事宜條具于
後

一淮西繫襟要之地近聞敵兵做擾侵犯數州所合亟圖
救援竊見沿江帥臣陳韓累嘗討賊威望素著合使之
兼制淮西增重其事權隨宜控扼庶可蔽遮江淮

一邊淮之民如霍丘固始等處土豪聞其老少多被殺戮
而強壯尚存者動以萬計所宜急作招集以助兵勢其
羸弱流徙無所歸者急宜安集以固人心

一敵人以和誤我蓋已累年近聞奏使程芾已歸齊安王
檄又與之同來以難從之請重邀於我今上自川漢下
及京淮數千里之地戎馬布野決不可憑信若信之則
裹甲劫盟之事不可不防只當嚴為隄備以固吾圉
一敵人自犯邊以來寇漢沔蹂京襄環十餘郡之民肝
腦塗地合降哀痛之詔深自悔責以感動人心激厲將
士其如諸帥恐未盡協和却當親降御札以庶藺寇賈
之事勉之使之同心戮力共濟艱難

一江面單虛海道空闊上流之勢今已可憂如歸州江
陵黃州皆嘗被兵萬一隄備稍有疎失則長江千里與
我共之至於沿海亦當嚴為防範萬一果如所聞敵歸挾山
東餘黨乘時窺伺豈不震動此二事合責之刪閩使各
任責措置毋致疎虞

一沿江守臣上自歸峽下至江陰皆是緊要州郡朝廷
所當精擇其人逐郡稱量孰堪倚仗孰為可易急作區
處以備緩急

一會價折閱最關利害矧當邊事孔棘之時外間或有
倡為收換之說深恐民聽疑惑致艱允便乞降黃榜遍
下諸路曉諭照原降指揮永遠行用庶得流通右謹具
申三省樞密院乞賜采擇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一

宋 吳泳 撰

繳閣門宣贊舍人許堪充荆湖制置司叅議官兼
知棗陽軍錄黃

臣竊惟叅議官之置自建炎四年始其初兩浙帥府僅
置一員自後沿江三大使及江淮都督府川陝宣撫荆
襄制置亦許並置員數寔廣其制視提舉茶鹽官其序
官視轉運使其資格或以直學士充分閫之寄叅制其

半體貌亦隆矣川陝則用劉子羽荆襄則用呂擢江淮則用馮方查籛等選任亦重矣等而上之至於參謀訟而下之至於准遣皆以文臣為之而未嘗有一武弁參錯其間頃自紹定以來官名混於流品格法壞於私門凡所欲為之官皆可由經營而得至有以祗事閤門而濫造機幕者物議已籍籍於時今甫更大化治朝清明豈宜議幕之官不舉正名之典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許堪近者特差充荆湖置制司叅議官夫叅議之不差武臣舊矣許堪之若賢若否臣雖未稔知其人而除命一頒良法隨廢則於國家事體實有關係惟計議之職在祖宗朝則文武通差今欲乞收回許堪叅議之命改正為計議官庶幾無紊官常無隳法守名正而言順法行而事興亦可以為今日器使人才之勸所有上件指揮臣未敢畫行

繳王夢龍落待制李日邁知寧國府詞頭

臣聞仁宗慶歷中呂夷簡去位上欲革天下蔽事故首

更用四諫紹興間秦檜既死高宗皇帝欲收攬政柄故
盡易當時言事官大凡任耳目之寄於權姦用事之時
雖依憑有淺深進退有久近而原其始之所就要其終
之所為竟不能掩天下之公議則斯人也是豈可不加
之罰也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王夢龍嘉定十一年臺
官也時故相已專國柄以其容儀龐厚氣貌深簡必不
好為異論故擢之於要除粗號謹飭不至如莫澤朱端
蓋以貌取而不以人取也夢龍在臺中常等輩排擊

善良然議論素卑風節不競始以利合終以利睽逮其
出守婺州為帥長樂則括經界之賦以獻羨卷公帑之
緡以豐己血氣既衰貪鄙益甚若使在臺果自謹飭則
必不若是狼籍也中奉大夫新知寧國府事李日邁紹
定四年臺官也方東朝慶壽七十故相於正旦朝會選
其名之美者為臺諫曰萬齡曰處久而日邁與焉則是
臺諫以名選不以望選也日邁在臺中坦率似無城府
笑謔似少矜畦不至如梁成大李知孝等輩肆無忌憚

然招賄納賂無異糶人折簡呈稟暗傷善類雖其疏不
果行而譏罵之詩傳誦於人不可泯沒逮其晉長蓬山
言論鄙俚冊府之士恥之將漕畿甸詞訟停壓財賦虧
耗司徒之事幾弛若使在臺時稍能自植必不若是謬
也今臺憲昭明正人登用前之元姦鉅惡既已屏黜則
敗類之貪人如夢龍利口之儉人如日邁亦豈容置而
不問若非朝廷將日邁新任寢罷夢龍更與鐫降則曉
曉者幸免昧昧者獲全殆非所以昭大公而厲新政也
所有夢龍落煥章閣待制日邁知寧國府事詞頭臣未
敢撰述

繳李知孝宮觀梁成大罷黜詞頭

臣聞虞帝之去凶也流于幽州放子崇山殛于羽山何
其嚴也周人之惡惡也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
何其厲也蓋大明正照之時不容使燭火之有輝象芳
翕聚之際不可使寸草之能殖此固有天下國家者所
當深監也臣竊見朝散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

知孝紹興名臣之孫東萊望族之婿委弓裘於敗壁頽
其家聲棄琴瑟于幽閨滅無天理方其苟於仕進也右
丞相府主管文字此名何官而知孝甘於為之自後黃
緣躡登華近權相喜其附已每事寄以腹心於是領袖
庶頑羽翼元惡內陰主殄滅君子之謀以固寵外仍掠
保全正人之譽以示恩亂是非於唇吻之間藏賊禍於
嘻笑之頃斲喪國脉耗傷民和然猶口談六藝之文動
引禮經之目陛下之欲躬勤聽斷也知孝則以承順慈
親為詞陛下之欲有所除授也知孝則以尊禮大臣為
請雖曰傳儒先之訓而實懷箝制之私為臣若斯不忠
甚矣詩以見視之雪比小人之陰柔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臣謂知孝當之朝奉大夫梁成大猥以斗筭之才
素亡鄉曲之譽狼貪而狠冒象惡之所無鷙悍而堅為
小人之不敢觀其諂事權相也彼萬所者特奴隸耳成
大無恥行以丈呼門以恩稱傳之搢紳莫不竊笑成大
則曰要官是我為也昔御史以不呈身為高而成大則

自獻以充耳目之官諫官以不得其言而去而成大則請留以脩牛馬之走以叱咤為勢焰以殿呵為威風苟可賊忠而害良率多攘臂以稱首然而色雖厲而膽薄外雖強而中柔能嫚罵士夫而不能抗郎官而折之詞能簡傲賓客而不能回官僚力詆之語所為若此又焉得剛書以燎原之火喻小人之暴惡曰不可嚮邇猶可撲滅臣謂成大當之臣嘗反復熟觀二人情狀知孝之貪猶成大之貪也成大之惡猶知孝之惡也凶德參會實為羣小之宗而就其中言之則暴烈而發於外者易見陰險而伏於中者難窺也頃者陛下親政夜降御筆逆察其姦而並黜之知孝猶語於人曰所不堪者不合與梁同傳彼蓋欲掩其不善而自別於善亦安能逃公朝之清議哉既而給事臺臣連有論䟽褫職罷任奪祠降官可謂寬典而二人者長惡不悛知孝歸鄉初第建閣借韜藏御書之名輒斧斤邱壠之木納浦城之黥吏作私門之爪牙武斷鄉閭逍遙精舍即其餘毒猶足以

害人也今成大所居屋乃宇文氏賜第邦民畏法不敢冒居成大何人乃輒白奪理田之訟索逋之牒日不下百數而猶黨姦以抗官司揮劍以拒追吏其為暴橫猶足以陵公上也况成大偃居大厦知孝密處近畿若務涵容弗如屏絕則必能陰求復進掌握國是豈不重貽邦家之憂臣愚欲望聖斷將知孝成大重行鐫降屏竄遠方仍下紹興府追出知孝所匿浦城黥吏押送本縣併令福州拘管成大所占賜第繳還官司庶幾小人之亂邦者知所警懼貪人之敗類者不敢為非亦足以仰稱朝廷清明之政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貼黃

臣僻處西州與知孝成大元無間隙頃者降官命下亦已書黃繼而參之物論咸謂罪大罰輕不能傷其毫髮用是輒敢繳奏伏乞睿明早賜處分

繳表韶宮觀錄黃

臣竊惟元祐六年朝廷欲以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王岩

叟爭之謂前執政為尚書固不為過但恐公議不容放其入來元符三年上欲以蔡京復為翰林承旨執政爭之謂京懷姦害政其黨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甚哉蘭艾不同植薰蕕不同噐小人之覆出為惡則君子無所恃以為善此蓋消長屈伸之機明者不可不致察乎此也陛下更化今幾何時進賢退不肖清明方始臺臣所論給舍所繳去佞不啻拔山之難而旌招之賢幣聘之彥猶有覽輝而未集者迺夏五月六日忽頒袁

韶宮觀之命識者駭焉咸謂清臣蔡京復作矣非但臣等不容放其入來凡天下之公論皆不容之也非但朝紳弗欲與之並立凡天下之善類皆不與之也何則韶小人之宗也彼其七八年間再典京兆羽翼權姦凌轢善類抄佑富民羅織儒生鈎距術數蓋有為昔人之所不為者使其復用則賢者必不安於朝富者必不安於里六館之士必不安於學天下之亂將自茲始矣或有一等邪論乃以褚會折閱非韶之了事不能以稱提卒

伍喧闕非韶之多智不能以彈壓京邑衆大之區非韶之權譎知數不能以勝任夫天下非少才也何韶而後可用哉况其前此之政不過好行小惠以要虛名而實則無甚善狀京師根本之撥未必不由於此陛下不快於賢者之紆徐而遽思於能者之健決則恐一韶既進百韶如蝟毛而起紹聖崇寧之禍階不可不鑒也茲事上關世運下關民命中關國脉盈庭之士言語藉藉莫不深致其憂而臣職在西省雖錄黃不過下房豈宜實而不問且聞咨獲已上繳章今猶未報用是輒具奏聞伏望聖慈特發睿斷將韶宮觀之命寢免以杜姦隙以遏亂萌伏候勅旨

繳薛極贈官詞頭

臣聞昔賈誼嘗謂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而不知大體沒黯亦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夫生亡輔弼之望而沒享孤卿之封此公義之所不赦也故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食邑一萬二百戶食實封三千戶致仕薛極

蚤以法科躡升朝序國家典憲見謂淹通故自廷評致
登政路與權相相為終始者二十餘年方其在都司時
四木之謠莫匪爾極之嘲得罪於天下公論蓋不可救
舉也獨惟楮幣一事極素號諳曉而施為顛躓政令煩
擾既失人心又傷國計卒未之冬楮嘗折閱矣然其所
出之數僅一億已上何致縛手無策而乃以舊券之貳
易新券之一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
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于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不
恤也癸巳之冬楮益折閱矣行於民間者二十千萬陞
下更化留心救弊極在西府本不當與東府事而貪於
固位欲求有以自見懲艾太過恐人復以用一兌二之
策議已遂請捐內帑金銀度牒官誥及鹽鈔賣乳香等
以收兩界夫收一界可也而併其二收之所以耗國之
財力輕國之名器在京十局共支過金九萬一千八百
三十餘兩銀二百一萬六千九百餘兩諸州品搭之數
不與焉如官誥如度牒如鹽鈔印造換給則又不知紀

極矣夫捐金銀所以拯弊而弊愈滋捐告牒官鈔所以
權楮而楮愈輕既無益於民又多損於國始謀之不臧
貽害至於今日不拯止推原其故極豈得辭其責哉今
公朝方集侍從臺諫兩省官議所以救楮之策上下一辭
莫不歸罪於極而極贈官命詞適過西省豈容置而不
問其去國之時峻班書殿致仕之日升華亞保已極輔
臣之榮而今又寵之以師臣之位當責罰而反褒當追
奪而反贈其何以示天下之公哉陛下儻以其曾為樞
臣稍存事體未欲奪彼生前之爵則加少師之贈合與
寢免繼自今或又有請謚陳乞恩例之類併乞下有司
勿與施行所有贈詞臣未敢撰述

繳陳宗仁林介落閣降官詞頭

臣聞左右司須是學為宰相不可不謹擇神宗皇帝之
訓也都司綱紀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此哲宗皇
帝之命也聖祖神宗守此家法故謹簡宰掾率用士人
蓋謂一朝之紀綱係焉三省之政令出焉六曹之機務

決焉四方萬民之休戚利害關焉脫非其人未嘗得使
參錯其間也自遠相當國凡所置屬樂迎逢之吏喜健
決之才三十年間紛督政理耗傷國脉剥壞人心皆倚
都曹為之犯天下之公論者不但四木之謠而已如陳
宗仁狠貪出於資性俗惡形於而顏人望見其眸子眊
焉已知其心術不正矣故相喜其貢諂奴僕命之宗仁
自度無以取知故相故於進擬之間動輒以壞人事為
得計法所當原則曲文以內之事所當行則推毛以庇
之彼嘗曰不如此則不足以為都司也因是得漕因是
除鄉日有日進月有月進饋獻之目幾與債帥擬貪總
珂互相頡頏逮其利盡交踈遂屏於外而猶哀鳴于郡
則其為人汙鄙亦甚矣如林介以忤忍峭刻之才濟艱
深巖險之智當相妾顓寵以譜系自通每四節之會遣
饋致禮僕僕跪拜不以為恥人已知其所進不正矣浙
西詳刑饑民蔽野而不知恤反取贏而貢羨焉遂得左
司優游省闈顓務逢惡無所糾正屬當輪對之時假手

館人草一奏劄不暇觀省大忤相意既而中悔朝夕求解得免罷去而又使之尹釐畿甸善狀既亡火政亦廢辛卯之灾上而太廟下而省寺居民延燔殆盡而介也不揅太室而救宰相之私第不護三省六部暨民之屋廬而護臨安之公廨其自為計得矣其如宗廟百官何其如畿甸百姓何介罪至此雖百赦不原可也詳二人所為自合遐竄遠徙臺抨累疏僅從中罰猶未足以快公論而近者忽傳聞有陰圖召用再入都司之意若此徒復進則是亦韶之類也公朝豈應置而弗問哉臣屬以病在告而二人降官謫詞忽下本房臣更不敢以請告為辭力疾草奏亟以繳聞伏乞睿斷更將宗仁介重與鑄降以杜絕貪負人健吏復起之萌以培養端人吉士安靜之福海內幸甚所有詞命臣不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金子才降一官錄黃

臣聞馬謖違節度而敗不免行街亭之誅蕭思話棄積

聚而奔逃即正尚方之繫蓋將帥三軍之司命刑賞一國之精華無功而懋賞有罪而失刑非所以勸懲於將來也臣竊見江淮制置大使趙范劾奏趙葵全子才輕於調遠急於退師乞賜褫削以正其罪聖斷斯赫朝綱大明將葵子才各降一官葵依舊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子才依舊直秘閣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劉子澄等以次行罰有差亦可謂訓章明法曲當其罪矣然臣采之公論猶以為洛師之敗揚義則淮西之將也劉子澄則淮西之叅議也徐敏子則淮西之機幕也而子才則淮西之統帥也首謀深入子才實倡之望風奔潰子才實先之豈有身為統帥而不能率勵將士實覘敵情汝陝之寇僅合而我師已北京落之功垂就而城守遽棄以至士馬耗傷糧械幾盡為之帥者尚何所逃其責哉趙范以義斷恩故劾葵與子才之罪不欲異同國家以公行法則鑄葵與子才之官當分輕重而况子才為人跣弛亡賴始因范葵得官後雖夤緣通顯范葵常意輕之

暨至提兵境外才敵勢鈞則又敢於抵巇以貳其所事
其他專嗜殺戮肆為誕謾輕猥之狀不可殫數朝廷之
所以不遽加汰斥者意欲責其後効爾然以若所為何
能洒濯自奮如荀林父孟明視之以功補過也哉今聖
策廟謨方欲外壯藩籬內實根本陟罰臧否豈宜混淆
如子才之罪難與葵比所合重與鑄降或將京西制副
之命併行寢免庶幾上不撓於國法下不厲於鄉民可
以為行險僥倖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畫行

再繳李知孝梁成大各更特降兩官錄黃

臣惟惡惡而不能去古人以為國君之憂退不善而不
能遠君子以為仁人之過今有身為法從冒天下之大
惡人主黜之給事繳之臺臣論列之中舍又從而封駁
之而猶得以肆焉安於其居者去佞之如拔山何其難
也奪祠降官罪大罰輕遂用繳詞頭乞行鑄竄荷陛下
聖明照見其惡特依所請縉紳韋布之士下及閭閻小
民莫不鼓舞稱快仰嘆陛下謨斷英敏朝廷政令清明

二十年來給舍不伸之氣遂得一鳴於更化勵精之始
誠為美事然邸報競傳於四方畫黃復下於西省鑄官
報可竄典未加陛下御象以寬固不欲為己甚人臣事
君無隱豈能自己於言况二人者懷諛迷國曾不少悛
方當冰山欲倒之時猶作泰山四維之計知孝自乞為
中丞以氣使臺諫成大揚言再入臺以觝排正人使得
遂其姦謀豈不重傷國脉今既擯居鄉里自合杜門省
愆或創起私屋以斬伐墳林或冒占賜第而僭做宮廟
抵冒法禁欺凌善良臣已具列前章更不申溷宸聽重
惟會稽毓聖之地長樂多士之邦豈宜姦凶公肆煩擾
陛下之不欲謫徙二人者其惠小而二人之得以遺毒
一方者其害大臣非不知仰體陛下忠厚之意而必欲
申其未竄之罰者正所以發揚陛下之仁政也伏望聖
斷詳臣前後所奏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畫行

繳許俊贈檢校少保詞頭

臣竊以李廣輕財愛士為漢家名將而生不列茅土之

封祭遵約已奉公佐光武中興而死不易軍候之爵今
有邊方之帥貪暴著聞而生都顯官死極贈典是國法
公議之所不赦也故武康節度使致仕丹陽郡開國候
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許俊少而狠愎濟以
姦回疋馬段捨但有一夫之勇貪功黷貨略無諸將之
長自擢總於戎旃肆虐用於刑法討峒寇則嫉高貴未
守忠之能而鞭敲箠打至於斃亡典騎司則招王換徐
國良之過而抄估籍沒使之孤露凡一兵之粗給無爾
體之不傷方當敵騎之犯淮乃擁王師而坐眎直翱翔
於江滸弗攀援於蘄黃敵既退師彼亦卷甲制使李大
東聲其違命之罪劾以懷姦之私飛章上聞俊覘得實
於是忿兵露刃突入金城屠戮我官軍凌轢我將士賀
蘭之師弗進既亡援巡之功肆元之謀不滅幾有殺降
之意實包藏之罔測賴彈壓以無虞雖示薄懲尋加顯
用及至七閩盜起數路兵交乃遣黃口小兒以當綠林
巨寇一籌不畫同列笑譏至牽舐犢之情誘殺虓虎之

將此而可忍人謂斯何然其敢於桀鷲之凶亦必有所
憑依之故推剝盡於軍伍賄賂歸於權門大臣啖於利
而莫之違司寇撓於刑而莫之問既屈國法又抑人言
乞奉祠則進以承宣乞致仕則畀之節鉞至若投聯亞
保上通宰涂豈宜朝廷絕品之官專作將帥飾終之具卹
章之濫莫極於斯方之古人使貪詐之道則為橫恩揆
之史代誅姦諛之筆則為佚罰臣愚欲望聖慈將許俊
承宣節度使及檢校少保悉加追奪庶使凡為將帥者
皆知飾苞苴以事結託專冒嫉以希功名雖漏網於生
前必追戮於身後以激忠憤以勵貪愚其於新政實非
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汪繹降官詞頭

臣聞明允篤忱共懃惠和謂之才子世濟其美者也頑
嚚不友傲狠亂常謂之不才子世濟其凶者也濟美者
善加益而不知濟凶者惡欲掩而自著是以操賞善罰
惡之柄者必自其源流觀之則才與不才斯過半矣恭

惟皇帝陛下勵精更化宣明典章錄用及於名臣之家
旌褒逮於賢者之後其所以振幽發潛惠至渥也獨惟
姦諛之既死者未誅凶暴之濟惡者猶在臣職隸西省
每見有傷於名教有害於國家者不敢不為陛下疏別
而誦言之臣竊見降授朝散大夫汪繹乃義端之子義
端在紹熙間曾為察官在慶元初曾為中書舍人彼豈
不知宗臣趙汝愚德在生民勲在王室望在縉紳士大
夫而三上臺疏極其抵誣一草謫詞至引劉屈氂李林
甫事以相擠排不惟不能分別善惡而且欲陷正人於
死地當時論者直以凶人目之以傲象目之以奴隸目
之所幸給事中黃裳能聲其罪於紹熙之時而無人焉
秉誅姦之筆於慶元以後臣每讀國史至此未嘗不痛
恨太息今繹之不才劣於義端而姦凶極惡又有甚焉
蓋其居官也以酷為能以貪為寶席卷儀真見於論疏
篋掃寧國形於賦詠手執告緝之令口含羅織之經凡
豪家大姓之饒於財贏於產者靡不被其毒手凶人不

足以盡之也其居家也為弟不友為長不義會賓不以禮而以黃白之多少相誇雄視身不以律而以丹書之輕重相譏誚一語不成則杯酒殷勤之懽翻為寇讎一事弗協則家庭燕私之醜亦相告訐屠牛之訟至今傳之人莫不鄙笑是象傲不足以盡之也其奉權要也月有月獻歲有歲獻每一番通訊臺餽輒數千緡而四節慶遺相府動數萬計綬獻珠床既極精巧繹貢珍玉獅子尤高且大下至輿僕幹辦傾身事之弗以為恥奴隸

不足以盡之也夫凶一極也傲悖德也奴隸賤名也決非積善之家所宜有也義端之首惡既已逋誅於身後則如繹之濟惡豈宜漏網於生前頃江東憲臣廉訪來上攻其姦狀自合竄謫而僅從鑄褫則是邱山之過而毫髮之罰其何以懲貪暴而勵忠廉哉臣愚欲望陛下特發睿斷重賜屏斥或朝廷忠厚未欲屏之遠方亦乞更與鑄降永不叙用以為世濟姦凶者之戒所有詞命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貼黃

臣既其奏汪繹世濟其凶等事因契勘紹熙慶元間
稔姦積惡朋邪醜正者不但義端一人如胡統李沐
沈繼祖劉德秀之徒尤號為攘臂以擠排故老擊逐
善類者使其若子若孫頗能畏飭如蔡叔之後而有
蔡仲冀芮之後而有冀缺張湯之後而有張安世朝
廷洒濯而用之則固不必以世論其或狠暴貪戾亦
如繹之所為則當終身錮廢不應使之參錯州縣間
蠹國傷財永為民害也臣固非越職言事蓋自隆興
以來中舍繳奏亦有論及一人而帶說三四人者故
實具在用敢援此言之其於大明黜陟之朝誠非小
補伏乞併賜施行

繳虞一飛獄案

臣竊詳臣寮奏疏漂陽縣虞一飛以貲得官輸賄權門
請幹田事交兵縱火多所殺傷自福賢泰豐之莊繼立
而漂陽之民爨於虛燄自幹辦提督之號並行而一飛

之勢闢如虓虎遂令毒尉禁舟奪棺陷殺其叔於嶺外以并吞貲財謀殺其弟於僕家以越人于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不可數計乞追捕一飛送臨安府獄盡情根勘從條施行及拖照臨安府獄案坐虞一飛所供見得虞時元是一飛親叔始因以昭穆事相爭設心陷害已非一日遂以虞時毀謗史丞相言語妄申史府牒下建康追虞時禁勘又行錢計囑建康公吏將虞時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昭州牢城後因父死回歸奔喪虞一飛恐其報讎具狀申縣解府再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刺面配雷州牢城又訴押發人私脫虞時錮身又將虞時決脊杖二十別差人押往雷州遂致身死虞應飛係一飛堂弟因在一飛住屋山頭造墳一飛怪恨乃以越界賣酒事百端羅織應飛不得已宛轉親戚同共往其家懇告一飛一飛即便令僕子捉住赴官却買別酒埋在應飛人工地內指以為應飛所藏法司檢斷應飛罪犯合依條決配緣為命官具案

奏裁尉陳景周卒死情節亦皆一一供款招認臣照得
在禮八刑不睦之刑為先在法十惡惡逆之罪為大不
睦為謀殺大小功之屬惡逆謂謀殺伯叔父母虞時為
一飛叔父而一飛敢於陷害決脊者凡三配於嶺外者
凡再百計謀之不死不已應飛為一飛堂弟而一飛忍
於誣告以本家之僕而執其主以別家之酒而入其罪
冤恨莫訴竟至身死一飛雖忝右列其初元是錢氏奴
隸乃敢恃貲豪橫倚勢憑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騙公府
殺害叔弟滔天之惡雖擢髮不足以數就令聖朝寬厚
貸其死命出乎爾者反乎爾亦當以虞時之罪罪之令
所配州軍月具存亡以申今看詳獄案罪大罰輕更乞
朝廷別賜重作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畫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二

宋 吳泳 撰

狀

進奉御書石刻狀

臣猥一書生遭逢聖主端平更化蒙陛下拔擢典司文苑有所得御札御筆御批六本久已寶藏罔敢失墜昨者蒙恩出守東嘉郡郡治有樓基頗高敞遂更葺之題為拱極命工刻石安奉其間庶幾上有以鋪張對天之

宏休下有以揭垂經世之懿範謹裝背兩軸同臣所書
拱極樓三字頓首百拜奉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
兢跼踖竢命之至

繳進明堂御札奏狀

臣被命宣鎖伏准御寶封下中書門下省熟狀以今歲
明堂大禮前期令學士院降御札處分臣以遵奉聖旨
擬撰修寫進入外偶有愚見輒附奏以聞臣嘗出入禮
經讀郊特牲謂祭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官太祝謂

祝有祈福祥有求永正有救哉兵馬所謂肇禋於郊宗
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蓋海內乂安兵革不興年
至於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疆場多事水旱間作民
居未有寧宇則禴禘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令典國家
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粵自近歲詞臣所撰赦詔
類多頌美形容之辭而少愛人惻怛之意矧今兵禍未
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必祀一忱若保
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

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如建炎間臣夢得所上奏疏紹興間臣益臣近臣世將諸臣所擬赦文則庶幾可以延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儻聖意以為可采乞降付本院遵守施行

繳進嘉紹本議狀

臣恭惟皇帝陛下以藝祖適傳奉寧皇丕訓入繼大統二十有二年上敬典神天內尊事宗廟夙夜永惟萬世

長策而未有繼嗣無以安天下心臣曩以非材簪筆禁從曾取仁宗高宗兩朝故事上進丙辰之秋因陳已見復及國本且援仁祖語王珪曰此決自朕懷非由人臣之言高宗謂陳康伯曰此事出自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蓋欲陛下濬發睿斷遴選宗孝保毓深宮以待皇嗣之降是時特蒙陛下和顏聽納不以為忤自端平而嘉熙歷嘉熙而淳祐凡九年矣內學既達而儲議未定臣雖在畎畝一念惓惓未嘗忘此昔司馬光以一并州倅尚

能開仁祖養育英宗之基婁寅亮以一上虞丞猶能啟
高皇選建孝宗之議况簪履之舊耶臣因考紹興二十
八年范如圭言廣嗣建儲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
三十六通囊封以進或以越職為如圭危之獨陳康伯
對上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
聖心感悟立子之意遂決願恨其書止於仁宗之世而
搜求有所未盡至南渡中興以來其賢臣所言則又未
有繼而述之者臣輒不自揆竊慕如圭忠愛之忱網羅
放失會粹見聞合嘉祐紹興奏疏共六十三篇分為三
卷仍參考事實疏于其下間有管見則自為一說以發
明之命之曰嘉紹本議臣久已繕寫欲輸獻畝之忠而
臣數年以來扼於媚嫉弗敢出位繳進今覩陛下更新
大化收召羣賢下至微臣亦蒙簡眷俾竊祠官之廩今
因表謝輒附此奏併同上件嘉紹本議三冊作一盂奉
表以聞伏惟陛下清閑之燕特賜覽觀聖志既決公與
大臣協議早定主計以綿億萬年無疆之休臣干冒宸

嚴罪當萬死

奏寬民五事狀

廣東
運使

照得本司二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淳祐十二年正月
空日劄子正月五日奉聖旨令戶部及江淮茶鹽所分
司財用司制總諸司應有財賦病民事各令條具寬之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日下遵依聞奏當已具遵稟狀回申
今來不敢泛及他事姑以本司逐年支遣軍食應辦綱
解及管催諸郡財賦有關於民之利害者謹畫一條具

于右

一本司一年應辦諸州府摧鋒軍分屯兵馬券食衣襖
等錢共計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逐年繇各處屯戍
兵將分上下半年差人赴司搬請本司於財計庫支給
及諸郡椿留錢截撥應副軍食所係此不可一日缺者
也本司所仰以給軍食者只有鹽舶司抱認墟市錢二
萬貫及提舉司添助大兵錢羨兵錢六萬八千七百餘
貫計支一年軍食合用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兩司

應辦僅有八萬八千七百餘貫未及三分之二諸郡椿留之數不多只得東那西補近年以來本司累政動是拖下總所綱銀亦緣侵移於軍餉之不給漕計窘匱無所從出又只有丁米錢一項非民之所樂輸儻蒙聖慈矜憐遠民別作區處行下無使軍食得以病民則官有一分之寬民受一分之惠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應辦湖廣總領所荆南出戍軍兵錢推考源流蓋緣南渡初大將韓京提兵駐劄廣東一時錢糧係漕司應辦撤戍之後此項錢糧遂為不可廢之額以一時生券而卒為經常廣民之有所不堪久矣舊來每年起發總所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五貫文省自紹熙二年准省劄行下每歲截撥錢一萬六千六百八十貫付廣州充新招義兵三百人衣糧錢目今年尚合解總領所見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紐買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有零團綱起發則又有火耗稱折之類與夫搬運水脚部綱官吏往來路費特支諸項數目

浩瀚無從那補舊例置場收買客舟銀乙子因船之大
小令其供賣却免催船上稅就其名色雖若分商賈之
利究其歸着實則為小民之害本司嘗欲痛革此弊緣
是總所銀本太輕買銀不登盡一歲銀場之入不足以
補歲額四分之一罷之誠利於民而網解無可裨補坐
是雖知其為民害而直付之無可奈何非直無人心者
拖欠照買銀省價租例每兩支錢三貫五十文陌數十
年前銀價每兩只是兩貫六七百左右比之省價每兩
尚爭二三百錢故前手漕計見謂從容比年以來銀價
日窮今已增至三貫五百陌而未止廣州非產銀去處
本司逐時買銀起網銖積寸累極是艱辛置場非一所
無緣逐處差官只得責之吏輩未免並緣為姦近日本
司覺察已將場吏張祥刺配靜江府仍鏤榜曉諭民旅
訖然銀場則不可罷蓋無此場則銀兩無所從買况兼
銀價日增陪貼日甚若以省價論之每兩銀更合貼錢
四百五十陌一年網解共計銀七萬六百七十四兩零

合貼銀頭錢三萬一千八百單三貫三陌展計四萬四百七十六貫九百二十七文省此等陪貼何所從出此項倘蒙聖慈劄付總臣以元額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四十五貫省照今來市價三貫五百文陌外優加搬運水脚諸項費用紐結實數庶幾官事了辦而民旅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所管財賦每年只有諸郡丁錢二十七萬五千七百餘貫絀陌一分錢八萬二千五百餘貫雖有此數而催常不足拖欠動以千萬計外有兩司抱認墟市錢并大兵養兵錢八萬八千七百餘貫總成四十四萬六千九百餘省每年支撥總領所銀綱錢二十七萬四千三百餘貫諸郡上供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餘貫諸郡分屯摧鋒軍衣糧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至於本司官吏俸給客軍口券又計一萬一百有零貫總成四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餘貫而送舊迎新兩司支遣又在其他量入為出每年自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餘貫未

有可支而陪貼總領所荆南銀網買銀錢四萬四百七十餘貫有零起解總領所銀網搬運水脚部綱官吏路費特支等一萬餘貫又在此數之外總此三項自計八萬餘貫本司別無科名又非如他處有鹽息酒果之類可以鑿空起辦凡一文以上皆是取之於民况鹽舶提舉司及諸郡積欠不解日見凋弊官民俱貧一至于此儻蒙聖慈軫念此項事體之窮迫特賜區處行下使不至窮竭民力則庶幾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本司一年管催十四郡上供金銀解赴湖廣總領所網解雖辦於諸郡而銀本則實隸於本司合諸郡上供計之共當銀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七兩有奇又金十五兩本司歲支銀本錢四萬六千六百九十八貫有奇各郡添貼之數不與焉以銀本而紐在市之銀價多寡自是不侔今各郡皆欠上供綱而英連韶雄其欠甚夥總所徒知責之本司本司只得責之諸郡曾不暇問其銀本之若干銀價之高下則上供安得而不欠諸郡安得而

不窮昔淳熙年間漕臣林光朝奏廣東便民五事嘗言歷年上供之害且以英連韶雄為尤甚乞與蠲免彼時諸郡事力尚全銀價未長而漕臣之請已如此在今日則又將如何自淳熙至今已七八十年民力何啻竭矣必欲便民則當如林運判之請今之列郡正苦於銀價之增長儻畧為之斟酌損益亦可以寬諸郡之責今諸郡凋瘵在在築底諸郡既無所從出則只得責之縣道縣道又無所從出則只得歛之於民為民巨蠹莫大於此蓋不如是則無以應上供之額此項儻蒙聖慈軫念諸郡窮迫之極檢會上供錢數從今來銀價紐結合解銀數庶幾官受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賜取進止

一民戶丁錢諸路並已蠲免獨本路尚爾拘催然本路所以斷不可以蠲免者緣本司只藉此以植立若免丁錢則司存可廢網解可罷也今廣東民貧豐年尚有不足何況年來積歉鶉衣鵠形救死不贍官司又從而拘其身丁真可憐也又兼死亡逃移戶口日耗縣胥作弊

或當銷而不銷或當納而不納詞訟日多戶長代輸破
家蕩產本司雖明知其為民害奈何別無財計捨此則
無以自立綱解軍食捨此則無所從出每思所以變通
之而不得其說且如梅州一郡客丁租例納米本州軍
糧全仰此米欲罷免梅州之丁則本州無米可納無以
給軍食梅州之不可無丁米亦猶本司之不可無丁錢
也其間有可講明者惟有申嚴州縣不得於正錢之外
過取糜費聽民自納不許攬戶代納多取利息當銷者
銷不許妄催貽害戶長明賜行下使州縣知所遵守儻
蒙聖慈酌量事體或於本司綱解畧與蠲減却與量減
丁錢少寬民力如此施行庶幾細民均拜一分之實惠
取進止

右件畫一開具在前若上供若銀綱若養兵若丁錢無
非切實利害既非敢有一言虛妄今恭奉聖旨指揮以
寬之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真堯舜憂民之言而禹稷
由已之思也遠民何幸身親見之欲望聖慈特賜裁酌

或就加增損或別作變通此非本司之私利實十四州四十縣之民均拜更生之厚賜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留殿院徐清叟狀

臣聞臣節以不回為忠主意以易回為聖威武屈之而懾富貴誘之而就非所以為忠也震霆不斂其怒烈火不藏其熱非所以成聖也祖宗盛時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臺諫得以伸敢言之風朝廷所以無罪言之謗元祐初元諫議大夫孫覺

論事不合哲宗聖意以二月甲午除給事中越二十日仍供諫職建炎三年監察御史沈與求論人不當高宗聖心以十月癸卯改兵部郎官不一日擢為殿院二祖風烈所以垂詔萬世而無窮者蓋樂於聽言而不吝於改過也陛下自踐祚以來權臣柄國臺諫多用私人供奉檢呈副封臺綱幾紊更瑟之初稍振風采言者無所避忌如南陽懿親北府近侍與故相所進用之舊臣不知幾人論列幾䟽開陳矣陛下未嘗不改容而聽康色

而受也近覩御筆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忽有常鄉之除越一夕又有兼權戶侍之命夫御史七品官也陞而為五品四品官亦不為卑矣然清叟不安于位議者不已于言蓋以陛下素非拒諫之主而今者乃有輕去言官之失臣為陛下惜此舉也况聞清叟所論三事止言其漸未嘗浚而深之夫仲舒二漸之策魏證十漸之疏雖武帝太宗中材之主猶能傾聽虛受之豈謂陛下躬堯舜之聖而反為漢唐之所不為乎或曰清叟已解言職必不肯復為既出城闔必不能再入是猶未知有元祐建炎典故也儻陛下勇於改命如哲宗高宗之決使清叟復能就職如孫覺與求之忠則美在朝廷直在臺諫不失為聖朝盛事不然界以中舍之職假以封駁之權如洪咨夔出臺近比給舍臺諫均為紀綱所係清叟亦何辭而去哉臣職在西省第居南臺本以嫌不當論奏事關國體身荷主恩弗容自嘿惟陛下赦原

直前奏事馬歸田里狀

臣冒陳愚悃仰瀆聖聰臣來自西州班于北闕書林史
觀荐儀清要之除翰院詞垣屢玷文章之選遂陞華於
從橐獲簪筆於甘泉其在孤寒實踰涯分而近者天憎
其滿鬼瞰其盈三焦既不通幾成痞隔之證兩脛又病
腫立有跖危之憂所以明堂竣事之初首露閑館奉祠
之請既班睿旨猶闕俞音重惟係心於順適之所則必
傷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雖昔者病今者愈幸逃天
降之殃然中則吳盈則虧寧免人言之咎敢摠誠於君
父冀息影於丘園伏望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仁垂日星
之照察臣之心弗為於矯飾亮臣之請悉出於忠忱以
聰聽卑以惠從欲時當引去俾安鴻鴈之情身未顛隳
誓圖犬馬之報

繳奏趙汝談指摘告詞狀

臣渺遠孤蹤踈庸亡似誤蒙簡注擢貳詞垣自更化以
來至於今日凡一年四閱月粗究厥心比於三月二十
日伏准省札備奏聖旨以臣咨夔為瘡疾有請令臣時

暫兼行上三房詞命臣謂六押之事難於一身兼權即欲控辭而君命所臨友誼交迫兼恐新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詞頭積壓欲為了遣一番除授即以控還其從官告詞臣方撰述發付本省元未書黃而權吏部侍郎汝談輒謂告詞末語有云若卿能砥節奉公則朕亦清心省事以為譏諷其為鄭損事臣竊見告命之職本代王言既彰其美於前則必示其戒於後質之先儒具有體制况砥節首公王尊所以為忠臣履正奉公任延所以盡臣節是皆臣子之職分名義之大閑有不可一日越者臣初草此詞止謂近年銓選私意寔多法令滋弊不過欲道陛下之德意志慮以厲其臣中心皎然實無所諷不謂汝談以邪心猜物以臆見度人近與其子隱語私書為人所告致招物議方此沸騰不能痛自訓飭而乃妄指王言以發其私忿且謂臣不能為損別白以附時論照得損帥蜀四年臣於寶慶三年十月十八日以成都路機被制司辟差入幕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

祇受都堂審察之命前後幕府共十五人臣最末至歲
薦蜀士共五人而臣實居其一在幕府四月未嘗不勸
以正臣登周行八年未嘗輒交以私臣之本末粗有可
考今朝廷行事臺諫論人汝談為親戚則自辨可也而
乃歸咎於有所戒諭之告詞無所干預之中舍何其謬
迷一至於此臣於汝談每以其文字古雅齒髮老成故
於陞侍講權吏侍兩詞頭頗極究意汝談身直翰苑亦
豈不知而摘片語以文欺借微臣以分謗此臣所以不
容自嘿也臣謹按汝談老至耄及氣衰識昏近者玉堂
發策至謂正心誠意為縉紳先生之迂談今此露章自
辨乃以砥節奉公為中舍詞臣之譏諷若爾則是私心
邪意方可以為學毀節背公方可以為臣侮聖言而輕
王制莫此為甚臣職在西省致令汝談妄議實緣臣人
微望輕不能振職然臺諫給舍均為紀綱之地詞命輕
則朝廷輕臣不敢避汝談妄言之嫌輒具繳奏欲望聖
斷亟賜施行所有臣曩者不應在鄭損幕府不應被鄭

損歲薦及近者不應作汝談砥節奉公詞命之罪乞賜
罷黜臣已具狀申尚書省乞將職事歸還中書舍人洪
咨夔外見居家待罪湏至奏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三

宋 吳泳 撰

狀

與馬光祖互奏狀

臣蒙恩守郡恰已期年救荒賑飢粗無愧怍獨以手足
之戚荐尋香火之緣温詔褒嘉未賜俞允私情怍怍方
欲再陳忽得紹興朋友報提舉馬光祖有疏論臣雖未
知所言云何以臣揣之必是報怨盖緣端平初光祖守

高郵以貪酷激軍變身與母妻俱受污辱未幾而復官
詞頭過中書臣以太蚤方欲繳奏忽喬行簡傳旨令與
書行詞頭之間未免有訓飭之語光祖頗以為憾臣守
永嘉光祖守處溫與處實為隣境平時處之麵下而易
溫之所無溫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麵之禁
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
怨今甫得使節遽倚勢以挾私怨原其本心亦是觀望
時好奉承風旨所以敢犯公議以中傷善類臣若不以
委折上陳則無以自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次所請先
畀叢祠付出光祖之章容臣與之疏別仍乞聖斷下清
明御史辨其曲折付之公論見於施行予以彰聖朝黜
陟之公臣不勝大幸

又照會某近者以浙東提舉馬光祖上疏劾臣已嘗具
狀奏聞欲乞先次與祠仍付出光祖章疏及臣奏奏下
之御史辨其曲直未准回降指揮今得其章疏乃知悉
是誣罔臣若嘿而不言切恐有負臨遣從臣牧民之意

亦非微臣事君行己之節用敢畫一疏折于后
一光祖疏謂臣粗有文墨絕無吏才陽為寬博之容陰
挾貪婪之術臣起自書生操觚弄翰乃其職業固不知
吏才為何事然廉謹自將一毫不妄取與官至法從無
屋可居不特流寓於東南為然人所共知兩任郡守潔
已奉公比到永嘉悉意荒政雖所當得俸給三月不曾
支請今光祖既謂之貪婪必須指其事實豈可只以陰
挾二字中傷良善

一光祖疏謂假守宣城善狀茂聞白簡猶新朱幡荐駕
永嘉望郡得於營求臣戊戌夏初自宣城得祠至己亥
秋末拜永嘉之命整整一年有半喬行簡說聖上本以
福唐相處緣輟與孝天同且以永嘉郡望稍小故進直
學士以華其行此自聖恩特達不知光祖營求之說指
何而言

一光祖疏謂到官之時適丁歉歲始者大言力詆前守
謂其不申早數以為志不在民意其設施必有可取而

乃情如醉夢事無巨細仰面以視吏胥朝令夕更貽笑
遠近臣去冬赴官甫及處州之境便聞本州飢荒就借
處州印具申省乞蠲租科此光祖所目擊到任之始首
捐已俸置局賑荒只是州郡自辨不能如隣州科擾平
民曾具帳冊備錄施得次第登於臺省今尚可考濟民
四萬六千有奇糶戶十一萬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
奇放秋苗二萬八千有奇又斷罷都吏又勒諸吏之稍
厚者各令買米不知光祖謂其情如夢仰面視吏
者得之於何所聞也

一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
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糶以致客舟望
風奔遁米不入境臣比准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學
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糶米糶濟本州元
不曾立價敷糶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
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遁
者不知奔遁於何所也其詳已見之申省帳冊

一光祖疏謂闐闐磬磬兼旬之糶市民千百環擁麗譙
至有拱去知州之語臣未到任前本州之民皆有飢餓
之憂及既行勸誘米舟輻輳貧民皆得接濟至有相告
謂謂此菩薩不來我等都是餓死底光祖時察鄰國之
政不應不知今謂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者不知是何月
日也

一光祖疏謂大飢之後疫厲乘之死者枕藉泳閉惟深
居恬不加恤本州因巡門看診僉廳置局施藥飢荒之
後果有疾疫傳染既多不無死者臣命醫又時加撫恤
俾為湯粥之供死則給以棺材又差官吏逐日分隅掩
塵皆有實數亦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今歲之旱無異鄰州泳惟恐上司蠲除
不便於已亟以全熟申上今歲本州風雨調順早穀頗
登晚禾却有虫傷去處遂不待檢踏永嘉與放三
分諸縣與放二分蓋是參之卿大夫之公論得中都
書謂左相李宗勉曾向人說聞温州得熟却如何

又申放分想是吳某要譽今光祖乃謂全熟申上
既曰全熟則何緣有二分三分之放自有申臺省狀可
考亦自具申諸司光祖胡為不知

一光祖疏謂又於管下科糶高下其手付之鶩行使
得甘心漁獵糶價翔踴民不聊生本州苗額四萬九千
去秋收二萬八千歲支七萬四千除放外係欠四萬餘
石支遣本州接續措置外尚欠兩月之糧今歲稍熟南
北不稔未免就寺院畝頭上敷糶係以市價償之自無一
毫侵擾目今米價每升正是四十見錢比之台處諸州
米價最下豈得謂之翔踴

一光祖疏謂近者謂朝廷更易新楮泳自張黃榜外無
一毫措置人心疑愕市肆晝閉十七界會子直不滿八
十視東浙諸郡獨低本司移文取會並無回報本州自
黃榜初下臣遂喚上諸行民戶與之開說人心元無疑
惑市肆交易如故又多方措置分隅稱提具申朝廷乞
添撥十八界會以備兌換十七界會舊用九十今已長

作百三十乃浙東諸郡之所無亦已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

一光祖疏謂自蜀客無家可歸廣求田問舍之圖無首公為國之念臣儼居德清就有薄產平時奉法循理豈不知守臣不可於所部輒置產業亦嘗出榜曉諭謂不惟本位不敢置雖舍姪位下亦不令於此時置一畝創一椽有託姓名者亦許令告首榜文至今尚在照得田宅非囊橐中可藏之物必有坐落畝步若行體訪便見着實

一光祖疏謂縱容子弟關節交通挾娼妓以遨遊昌新喪而應舉臣長子槃即弟昌裔之子登乙未進士第任提領犒賞所準備差遣自聞所生之喪即解官奔喪多不留此不知通關節者何事挾娼妓者何人臣教子甚嚴其在侍旁絕不令出入槃亦粗知謹飭不敢為非兼其已自登科不應再冒新喪應舉

一光祖疏謂占僧廬以為葬地而不恤公議之騰囑部

氓以市膏腴而不償契券之直亡弟昌裔在婺州不祿
治命令諸子權攢温括之間係是諸孤自請于朝援紹
興流寓人典故買寺院之地安厝朝廷劄下本州從行
即非冒占其如囑市膏腴已具前項但未知所指部氓
謂推却須指出姓名方見著實

一光祖疏謂人方詆為推不去之謝令泳乃視為死可
葬之桐鄉臣治郡一年上下粗相孚信本州之賢士大
夫如陳畏大卿諸人皆勸令就此卜居臣以于義不安
屢辭卻之在彼初無推不去之譏在此實無死可葬之
意

一光祖疏謂以若所為而望其為天子牧養細民難矣
臣忝以從臣出守只知奉宜天子德意撫恤小民勢家
巨室或有以強凌弱者當官而行未免招怨惡然小民
之無告者却頗相安光祖之言恐為勢要而發

右臣所具十四項其十項必待反覆體究然後得知虛
實最是中間謂臣以營求得郡以全熟申省子弟冒新

喪應舉占僧廬為葬地四項乃實陛下所簡記公朝所明知國人所通曉者先祖欺罔天聽莫此為甚照得先祖志淫好僻素不知書嗜利無耻自號能吏其在班行招權納賄至有無錢十萬貫莫登喬馬門之嘲方遭白簡旋得處州不過豐飾厨傳優待過客買囑遊士使之揚譽於中都今冒焉得節去天咫尺乃敢指無為有變是為非肆無忌憚以誣上下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先祖固難責之以此獨不顧公議乎臣切見孝宗皇帝勵精庶政無遠不燭監司風聞不當必出自聖斷與之區處朱熹為浙東提舉唐仲友知台州熹被旨檢旱行部因民戶有詞熹方論奏仲友亦上章自辯熹疏遂不付出尋各與別路差遣而去夫熹大儒所言又是使事仲友庶官所為又有實蹟而當時區處乃爾今光祖如一失節之婦所論臣又皆虛誣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陛下志繩祖武動法孝宗欲望聖慈併臣前後兩疏下御史臺詳與辯白特發睿斷處分施行庶幾臣三十年忠潔之

操不致一旦為小人之所汙辱謹錄奏聞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臣伏准今月一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者臣欽聞出綍愧若踐冰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為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奉對凡十八疏而獻納踈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于毫髮蓋嘗以疾病^之遭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謂天蓋高曾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載念士官之所掌實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臯陶之命何以布好生之德周不得蕪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公選若冒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成渙量能授職亟改卑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準省劄奉御筆除臣權刑部尚書尋具辭免於今
月初五日伏準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聞才為造物之所
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洛官纔盛而
毀來兩蘓以西州之彥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令之
兄弟亡前修之典刑而臣擣詞玉堂簪筆荷橐職親地
禁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羣才半入銓衡之下
雉不能於鏟采龜不解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竄每
荷陛下保全之力實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
廼復叨于異擢亟騰免牘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
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審克之才敢遜忠賢
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第三辭免狀

某伏準今月初一日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刑部尚書
某嘗一再具免牘奏聞天聽蓋高未蒙俞允竊謂文昌
高于法從憲臺重于諸曹訟牒滋繁非庸敏之才不足
以剖析情偽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

如某謾學綴文未閑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隳伏望朝廷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偽為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照會某今月初五日伏准尚書省札子備奏聖旨除某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者光命巽申愚衷震惕伏以

太一之坐紫微之垣下臨圖書上主詞令俱為華選專用英髦如某學不足以知方文不足以飾治曩塵冊府曾躡等以三遷比直詞垣亦叨榮者一載搜訪遺文以補書逸繳還成命以繩官邪雖云粗盡於厥心初亦何裨于更化豈期誤渥復及陳人還貳書林豈敢方元祐之人物改權中舍而乃用紹興之典彛一旦不堪二難兼取若令磨鉛吮墨尚殫典校之勞如復翻勅批黃是速顛隳之咎母拘反汗不致妨賢某已于當日起秘書

省供職外所有兼權中書舍人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寢免施行

又辭免狀

某比者一再辭免恩除俞音終闕某更不敢冒有陳瀆
惟是中書舍人之職所管四房文字十有八色詞命頗
多某自更化以來訖于今日跨越三載撰述幾千有餘
篇辭殫義拙亡所裨補頃者伏准御筆陞直禁林仰荷
聖恩獎拔之至靖惟內外兩制古今詞人兼掌者少某
實何人冒敢共貳且某既除右史又權吏銓又領瑤牒
及直學士院委于中舍難可通攝近嘗以洪咨夔除吏
侍兼直院日辭免中書舍人體例申控公朝敢乞特為
敷奏許令某解還四掖職事簡畀時髦庶幾不妨鴈序
之賢某亦得專農馬之智

第二辭免狀

某比者誤叨恩除有兼職依舊指揮嘗一再具奏辭免
中書舍人省札荐頒俞音終闕今月十三日得起居郎

兼中書舍人袁甫公文備奉尚書省札子及臣寮上言等事將後省印記令某掌管竊緣某學術空疎仕材答颯近者又苦目眚委是難兼兩制而况詞垣文字實為浩繁若不陳力控辭未免速致顛沛欲乞朝廷早賜敷奏別于周行遴選儒紳之彥俾充此選庶上下房文字不致積壓

第三辭免狀

某竊以宥坐之器盈則覆仲尼憂太盛之易衰再寶之本根必傷文子懼兼榮之難保今兄弟一門聯登要路可謂太盛矣內外兩制皆代王言可謂兼榮矣居盛而不戒則危饗榮而不已則辱若非安當止之分何以免交謫之言比于黃紙之初除五入控辭之牘繼以赤青之閭作三陳祠祿之章且依屢降之指揮不許再行于陳請若退而自嘿幾悖戾于先猷復進而自重違于聖旨某之進退至此周章與其身兼數器而獨冒書生之榮曷若知効一官而免供中舍之職矧詞章係國

脉之隆替而論駁關朝綱之重輕儻久據于華紳豈不
妨于賢路今巧匠袖雲斤而未試良工櫃美玉而弗沽
非甄拔而用之則無以展其器能非磨淬而新之則無
以揚其風采輒忘踈陋敢遜譽髦裨謀草創世叔討論
為命豈一人之力宰我言語子游文學設科須衆善之
長庶于有道之朝得免蔽賢之罰更祈敷奏即賜允俞

第四辭免狀

臣西州晚進不學不文伏自去冬誤叨除授嘗三次具
疏乞免兼中書舍人忱悃屢彈俞音終閱今又幾半年
臣見貳吏銓又直翰苑又兼瑤牒選事浩繁書詔填委
若不解中舍一職不惟積壓文書將恐有妨賢路矧文
士如林詞人輩出內則如國子司業陳者卿著作佐郎
應繇外則如知江州則吳潛知安吉州蔣重珍建康運
副高定子前成都運判李劉宮觀劉克莊皆有文名可
充是選伏望聖慈詳臣累疏控辭精選人以兼攝庶幾
臣得以顓心職業少圖補報人無曠官之譏已無蔽賢

之懼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二十四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吳某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者冒膺兼組增惕孤衷伏念某頃自著庭暫權右掖無英詞以鼓天下之動無宏議以植朝廷之綱掛名忝與于判花嫉惡但思于去草粵稽元祐嘗用蜀珎咸推蘓軾范百祿之賢能繳李定張誠一之惡自愧寒鄉之晚進敢攀前哲之高風比還二凶之詞荷垂九陛之聽然而歷時滋永久假不歸縱未致于煩言亦弗寧于方寸正欲露章而控免豈期帶職以超遷既升武監之華仍正詞垣之直雖軍旅之事未之學尚能閱戎器之精粗以帝王之制舉而行恐難稱皇猷之潤色寧專農馬之智敢冒熊魚之兼某已于今月二十四日赴軍器監供職外所有兼直舍人院職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

照會某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吳某時
 暫兼權直舍人院者某被命頻仍省躬震惕居編摩之
 府纔及五旬登著作之庭未經一月當明主勵精之始
 正微臣思報之秋而學不足以網羅舊聞識不足以通
 達時務方虞黜責豈望超陞矧贊書王國之精華而論
 駁公朝之機脉開寶之後僅聞兩中允之除熙寧以來
 始見三舍人之盛豈宜朴學暫使兼官雖資淺望輕在
 禮弗容于控免然職親地禁非才恐速于顛隳伏望朝
 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庶專農馬之能少答
 乾坤之施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知泉州狀

臣今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
 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除已望闕謝恩
 外臣竹宮奉祠甫頒渙渥桐城出守復玷新綸申命甚
 休省躬若厲伏念臣曩陪羣彥獲侍禁除王褒之遇明
 君每喜得行于直道韓愈之傲相國豈虞潛伏於危機

坐投閑者六年復被劾而三黜自分翳林泉而槁死豈
圖見日月之昭明屬調更代之弦誤畀專成之綬靖言
若昔曾忝斯除合浦之珠復還敢不敬承于天命貪泉
之水再酌恐猶未免于人言牛負輓以莫勝鳥傷弓而
輒畏冒當委寄定速顛隳伏願皇帝陛下念簪履之遺
改絲綸之寵別選良吏為治宣聖化于海濱仍令祠官
祝釐歌豐年于農畝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臣比准省劄備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
尋具辭免伏准今月十四日詔書賜臣不允者臣比控
忱辭上勤報告對天捧讀跼地懷慚欲王之德意志慮
達萬民固荷聖恩之重稱臣之筆墨議論妙天下敢當
天語之褒况文學止于潤身而政事可以及物若稽往
哲具有芳猷修以翰墨致身而對客每好談于吏事軾
以詞章名世而居官常自任以吏能乃知學古之儒不
薄綜世之務眷茲南服常用詞人倪思初出鎮于紹熙

德秀復典麾於紹定凡一再命或四三辭一則以地望
雄重軍民雜處為憂一則以民力焦熬宗族衍蕃為說
昔者已非其舊今焉又不如前豈應孤危一介之臣能
繼篤棐二人之轍伏願皇帝陛下念臣曾忝侯藩之寄
察臣非辭王事之勞亦思以奉最聞又恐不勝任免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何敢飾情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毋嫌
致命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第三辭免狀

某昨再具辭免除某依舊寶章閣學士知泉州伏准尚
書省劄子備奉七月二十二日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
得再有陳情者竊念某去國九年屏居六載雖在畝畝
未嘗一念忘君茲蒙公朝起廢予郡豈不欲奉命馳驅
以布宣德意竊緣温陵舊日史嵩之曾以某姓名進擬
濮斗南尋即承風旨論劾誣詞醜詆污巖素行某更何
顏以延見吏民耶不寧惟是斗南後來亦出知此郡其
交割月日與罷命到日不相後先閩中士大夫皆言温

陵早是荒殘彫弊更經此一番送迎掃刷則愈不可為矣若使某在郡整齷究理則有修怨之嫌寢默不言則貽敗官之譴某雖至愚極陋粗知義理實不願與之為代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獲免是行仍奉祠官香火為太平幸民不勝至感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御筆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內有兼職依舊者渙若出綸震于聞

命竊以甘泉扈從以侍臣為邦家之光遷部典銓以小宰為人物之鑒匪疇夙望曷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遐陬躡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文體近淳如玉之不可以為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窓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漸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甄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冒承於殊渥恐交噴於

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於贊書之未出擇髦士之攸
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所有恩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某比於今月二十四日伏准省劄備奉御筆除某權吏
部侍郎兼職依舊尋具辭免奉聖旨不久重惟吏侍之
遷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法之
正不足以檢柅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郊退朝以辰
入局典吏抱案遷官滿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
周於繁劇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
職因循之久易生苟玩豈圖異渥復畀陳人若貪恩榮
冒昧以處則必以庸疎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得從寢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鑒下不以溢愚分所有省
劄未敢祇受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四

宋 吳泳 撰

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溫州狀

右臣八月初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章閣學士知溫州除已望闕謝恩外某聞命之始拊心若驚竊念臣罷守閑居杜門退省歛文采於莫爭之地尚黃離之得中飭行坊於不睹之間庶素履之無咎猶恐林泉之不容易於言語之招尤沉潛聖經陶咏皇

化退不草耕東臯之賦進不謀上北闕之書豈自意於
遭逢忽起臣於閑廢一去而奔陽翟本無深罪楊億之
心再遷而得穎州似有復用臣修之漸既畀之以古諸
侯之任又華之以直學士之班銜此鴻私繼之感泣然
念恩隆則受者愧官威則嫉者深况莫榮於手足之親
而相比為股肱之郡寶婺固中州之望東甌尤多士之
邦匪得通今學古之才曷勝御衆牧人之寄伏惟皇帝
陛下以惠安黎元為務以表選良吏為先乞回新除改
畀宿望則臣雖在江上祝釐之日亦猶海濱宣化之時
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近者辭免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奉聖旨不允
令學士降詔者某聞之慈父不棄無益之子仁君不遺
無用之臣至愛雖隆自量貴審如某者猥由踈遠獲際
休明三載禁林已媿作命代言之選一年便郡又無承
流宣化之功皆繇學力之不充遂致人言之交謫若以

愈傲相國而獲罪猶有可言或疑黯薄淮陽而要君則為已甚方欲杜門而省咎復蒙畀郡而起家歛容而拜除書已覺恩濡於春露揮涕而讀答詔便如塵洗于天波謂心事之端良而發為訓詞謂德履之醇亮而達為政事不但記琳宮之散吏又得為聖代之全人祇服寵靈豈宜避避然念永嘉望地延閣隆名脫使某冒寵以居擇安而受則恐解綬而投閑者各起向榮競進之志懷章而需次者必萌缺望不滿之心雖有寸忠莫容再瀆伏望朝廷曲如敷奏特寢誤恩芝蘭之性自幽常有避羣芳之意葵藿之心終在寧無傾皞日之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兼權吏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恭奉御筆除臣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者渙綸沓至拊已兢慚竊以柱史周官翰林唐制記言殿下至元豐而始分寓直禁中暨開寶而昉置矧右銓之要任皆天下之清官非宿德不除

非英才不畀如臣者學殖將槁筆花就蕪遭逢聖明之朝屢玷清切之選東壁圖書之府已叨再入之榮紫微詞命之垣又歷三遷之寵視登瀛列仙則有媿較渡江諸老則弗如曲荷簡知復加親擢謂臣曾攝官記注故華之以右坳之除謂臣嘗兼掌贊書故陞之以北門之直地愈親則責愈重寵益厚則心益驚難以一身而兼數器英俊常有積薪之嘆弟兄豈無連茹之嫌倘非控辭恐速顛躓欲乞睿旨收回誤恩庶逃維鵜在梁之譏

少安斥鷃知足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第二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具奏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竊以大君之命固莫容違小臣之私所當控請伏念某得生孤露承緒單平讀蓼莪之什以茹悲咏棠棣之華而相友辭章翫斲殆非臺^閣之文言論迂踈豈識朝廷之體敢不遐遺於聖代俾聯仕籍於清朝自衡厥心已過其分今者某既叨榮於

螭陛而弟某復分察於烏臺一日並除孤裘增惕歷數先朝之盛典僅傳元祐之兩蘓軾方立柱下以記言轍亦上諫坡而論事處連茹之嫌而弗避雖有彛章踵並騶之轍以分趨敢當異數若俞音之終闕恐愚分之難安兄弟二人敢效孔鸞之集君臣一體願憐犬馬之誠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處分施行

第三辭免狀

某比日蒙恩除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職依舊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者某竊見吏部侍郎舊比止有二員洪咨夔係正除左侍郎袁甫係暫兼權右侍郎今袁甫雖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竊緣省劄內有兼職人依舊指揮一項未委某合與不合供職自朝廷處分施行且某既除右史兼權吏侍又直禁林若併兼中書舍人不惟文字繁委難以通攝俊乂如林某實何人敢獨當其任近者洪咨夔兼直學士院日亦曾辭免上三房職事近例可考併乞朝廷敷奏改畀時

髦令某免兼施行

辭免陞兼修玉牒官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今臣陞兼修玉牒官其餘兼職依舊者臣存叨綸命陞纂瑤編竊惟祖宗白玉之牒與金匱石室之史並傳在真祖時凡與纂修之官必命詞臣為之知制誥梁周翰蓋其選也非學識粹正不足以明祖宗之憲章非筆端麗腴不足以紀帝王之符瑞如臣者探道未博摛文弗工二年供奉翰林三年討論帝籍眎五鳳樓手何敢輒窺其藩迺蒙誤恩躡升一級俾踵前修故事忝竊甚矣知臣莫若君知言莫若心儻或冒昧祇承未免孤負隆委欲乞收回渙渥改畀英髦庶幾小臣稍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吳某除寶章閣直學士差知寧國府臣頃遭臺

評俯伏山舍拱遲明命忽叨除書伏念臣聖代迂儒西
州樸學三紀之陟仕版曾無居官赫赫之稱十年之筮
朝行亦靡論事竒竒之操豈意九重之簡拔謬當兩制
之清華受寵過多揆才莫稱遂至滿盈之極自貽顛躓
之虞猶賴上德仁慈聖朝弘大不惟不加重汰且華之
以直學士之班不惟不與真祠又畀之以古諸侯之任
豈軫念供奉翰林之久抑凝思對敷玉陛之忠是有此
除以榮其去但宛陵近郡媯閣隆名踈遠之臣冒昧而
處則恐人言之未已有孤聖造之曲成伏望皇帝陛下
駿發睿謨收回渙渥俾就江湖之上獲尋香火之緣不
勝戰灼俟命之至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某近者伏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某寶章閣直學士
差知寧國府尋具辭免狀聞奏恭被溫詔未賜允俞仰
戴鴻慈深深感懼切惟聖祖神宗優待詞臣非他官比
雖日以罪去國尋復分畀藩符楊億臨汝歐陽修上蔡

王禹偁黃岡洪邁鎮江周必大建寧倪思太平或近一
年降旨或越數月出命或不出浹旬之內即頒除書而
四五臣者高行挺特皇文黼藻被此寵光固亡忝愧如
臣無深識足以爽邦無英辭可以緯國謬當兩制幾跨
五年較之先儒但有慚色矧今遭論未久只宜引分投
閑而聖上率由舊章輔臣好行故事望藩華閣蕃錫過
優揆之踈庸恐難稱塞伏乞鈞造曲賜開陳改畀祠官
俾安分願

辭免知隆興府狀

臣今月初三日承安吉州遞送到尚書省劄子坐準八
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依舊寶章閣學士知

隆興府除已望闕謝恩外臣洊叨溫渥申畀名麾愧浮
於榮感繼以泣臣竊以帶吳襟楚莫如江左之上游簾
雨棟雲無若洪都之新府山川崛竒而地形壯阜壤平
沃而民物繁蓋自唐開節鎮以來而其國視侯藩為重
匪疇明牧曷殿大邦而臣明不足以爽印和不足以籲

衆誦諛聞於六籍之囿自知學力之不充奏薄技於羣
英之林每嘆詞章之無用矧粟里居閑之歲久而漳濱
卧疾之日長壯心虺隤精意牢落若處以衆大當要衝
之郡則將貽罷軟不勝之憂比嘗控免於南泉今敢冒
臨於西道俱為君命固無惡前從後之心其在人言恐
有就易辭難之謗臣之出處心實徬徨伏願皇帝陛下
濬發明威亟收渙號別咨良吏俾分銅虎之符就使老
臣仍奉玉隆之廩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第二辭免狀

照會某比控微臣籲天之辭欲免洪都新府之命至勤
答詔尚闕俞音伏讀詔書且謂豫章襟帶江湖物華人
傑佳山水郡而畀詞翰之臣寵綏之仰荷聖君以禮使
臣簡眷隆重之意已即望闕跪拜祇謝矣第惟江西一
大都會必得重臣作鎮然後為宜豈應陳人冒當此寄
更不敢再具奏聞以瀆天聽敢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
所請仍使祝釐庶幾上不累朝家量才授職之明下不

失臣子陳力知止之義

知隆興府丐祠申省狀

照會某近以次男之戚輒伸衷悃乞畀叢祠天聽甚高
俞音尚闕切念某一生孤窮連歲災病嘉雍年間守永
嘉未閱兩月哭亡弟昌裔今歲守興隆僅及三月又哭
亡子柴夫親莫親於兄弟愛莫愛於父子而近遭如此
豈天降禍殃於家門不欲使之紆郡紱耶此所合丐祠
者一也隆興舊號佳郡近歲地氣轉移蓋緣廣風顛雨
吹入章江下潦上霧漸有瘴氣一家翻病不諳風土而
某嬰疾尤甚近日以來形體支離手足不能運動一日
不出廳則簿書堆案一旬不引詞則訟牒山積不惟誤
身抑恐誤國此所合丐祠者二也某自到郡後公帑赤
立竭力經理一意撙節粗能了解總所綱米十五萬碩
支散諸軍春衣見錢五萬餘貫遇雪寒則犒軍人因水
潦則賑濟民戶支還官僚積俸整頓學校弊事近又招
填禁軍三百餘人蠲放四年苗稅幾四百萬催椿朝省

鹽錢二百萬若士若民若軍粗與之相安惟蜀士之愚
 此者七十家責望那守者甚重郡力凋薄一有不周便
 生謗言夫馬力窮則必斃鼠技窮則易竭自度精力不
 能展布此所合丐祠者三也有此三者用是控告廟堂
 早乞鈞慈特賜敷奏別選良牧以承重寄某雖犬馬填
 溝壑亦無所憾

已見奏事丐祠狀

臣遠自蜀道登於天朝八年之間亡所補報今歲二月

二日以目青丐祠十二日再請十七日三上乞歸田狀
 因循至於季秋明裡忽病痰腫十九日入奏十月十四
 日以已見上殿復伸前悃俱閱俞音至蒙陛下加宣
 諭弗許控陳臣實何人敢有冒瀆竊緣近者蜀事貼危
 散兵馳蹂臣室家墳墓親戚骨肉與鄉之衣冠華族存
 歿死生未知其所每遐思遙望痛心如割獨念臣起自
 書生既無膂力荷戈備捍禦而身居法從又弗能朝夕
 論思力爭利害以拯鄉國隱之於中焉得無罪臣復何

顏以立於陛下之朝哉惟有上告君父力求黜罷庶幾
可以少逭鄉父兄之謫若陛下念其久在詞林不忍遽
加澄汰則乞檢會臣前後奏疏畀一祠廩實拜天地生
成之造

火後丐祠狀

照會某西蜀諸生登朝十載陞華翰苑晉長刑曹只緣
某貪戀聖恩不能早去入春之始禍及家門喪子哭孫
延及孥隸不四五月之內而樁者五人方竢秋涼抗章
引去迺壬申之晝融風為沴延焚寓廨生理一空僅能
搬挈人家棲止於外觸目為况殊不堪言若不急求退
閑恐又重速顛躓今蜀道危迫未可遽歸欲乞朝廷曲
賜敷奏特畀叢祠庶幾少休以安愚分

知寧國府丐祠狀

照會某踈遠之士十載班行每荷公朝拔擢雖獲罪戾
猶蒙恩予郡責之華職敢不永矢圖報眎事以來布宣
德意扶立郡綱朝夕恪勤不敢少懈民亦稍似孚信忽

得蜀道家信聞親姐歸徐氏者去冬死於寇堂弟嘉定
通判中孚者今夏死於順慶之兵鍾愛手足平時相依
為命一旦身殞於難痛貫心膈止以為生數日之間便
覺心志怔忡神識昏亂往年痞膈之疾遂復大作度不
勝共理之寄輟欲丐一閑廩棲息江湖少便醫藥蒙賜
敷奏特遂所請他日未填溝壑一惟朝廷處分况某下
政已除表申儒葉棠便可趣今之戌放某一面離任
又二照會某比乞真祠實出忱悃居股肱之郡敢辭共
理之勞聞手足之喪實重孔懷之感每顧瞻於蜀道常
痛哭於家門所以盡傷因成疾疾志凋識耗莫檢扼於
吏奸神敝形癯難應酬於軍務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
閑置散乃分之宜豈期天聽之高尚復俞音之闕欲乞
朝廷再於敷奏察其忠誠非避事矜其親愛非矯情檢
會前章特畀祠廩庶少休於神觀尚圖報於隆恩
又三照會某比者一再上祠請俞音終闕靖惟某西州
晚學奮身孤寒自寘周行首尾十載繇外府丞列中秘

書徧歷二史兼掌兩制討論玉牒封駁銀臺徑登禁塗
遂長憲部儒生榮望至此亦極矣得罪去國常躋華閣
出鎮潛藩若非遭逢聖朝何繇有此僥倖第食廩人之
粟無一日闕叨朝廷之爵無一日閑官至八坐秩享二
千石取數太多食功無補則恐天道惡盈人情忌滿此
某所以朝夕愧懼而欲丐閑者一也某舊有瘰癧之疾
積痞成痼前歲將禋時自鎖院陪祀以歸瘰見於面浮
注於脛邪氣干撓幾不能以為生得郡萬山間嵐氣頗
重祗染風氣舊證復作忽蜀中書來又報兄弟之難愛
鍾手足愈不能堪日來心志凋耗精神恍恍雖欲強自
扶持終難荷此劇寄此某所欲丐閑者二也某所領部
號古名藩民淳訟簡尊吏畏法某到任以來奉行朝廷
寬大詔書每頒下條教人頗孚信更無一詞到省部臺
寺及本路監司惟是國小而迫捉衿見肘每及遣廩禁
寨鋪兵春冬衣賜常是闕乏所收苗米率不能供一歲
支用而上弦益急追吏滿前且知版曹今歲拋下十年

所無之額今月又發下隔眼青冊並要歲終取足自惟書生作牧固是拙於催科但細考其十年內最高年分以今年起解之數計之亦自有增無減若必欲於兩月之間併明年後年合起之數一頓解發則必至槌肌剥髓重傷國家愛養根本之意何況六邑道里濶遠移牒往來有誤期會此某所以寧受殿而欲丐閑者三也凡此三者皆出某之真忱不敢欺隱欲望公朝早賜敷奏令某得奉香火而去仍就催下次官之任他日某宿恙

稍已一惟朝廷處分

又四照會某西州晚進十載周行踐歷清官徑登法從重叨華閣出守名藩朝廷恩厚書生榮望不啻足矣前此兩上丐祠之章只緣某舊得脹滿之疾既有郡事又有家事親姐堂弟從姪俱死於兵蜀中報至痛貫心膂情怛傷而懷不寧者數月痼疾至今未解所以累章冒瀆更無一辭自雕飾也某豈不知得郡可以行志苟祿可以養身而多病早衰冒承凋弊若不底于司敗必致

填於溝壑伏望朝廷密察衷忱初非避事再賜敷奏俾
某獲領祠官少得休息即拜生成之造

又五照會某比者四次上祠請未蒙俞允切念某孤寒
寡援備位從臣既得一麾無所補報而灾病遭連脹腫
日甚一日重以家門之難親姐堂弟既死於兵親戚子
姪五六人亦斃於難既有疾病又加憂傷膺此千里之
寄時有盜賊兵卒作過實難支吾敢乞公朝檢會某累
此所陳其詞狀再為敷奏既從前請不勝至幸

又六照會臣伏以事君無遠忠誠所至則千里如近王
幾之前臨政在勤精力未衰則百為不越侯度之外矧
以從臣而出守實分天子之顧憂何敢辭勞急思求退
伏念臣幼而孤露長益單平雖學為箕裘有父書之可
讀然不事生產於世務以常踈米鹽靡密則付之室家
資用有無則通諸昆弟豈意私門之薄祐連遭蜀寇之
披猖臣有女兄以垂老之年而死於難臣有季弟以強
仕之歲而歿于兵其如暮功強近之親半罹鴟義奪攘

之厄鬱邑而誰與語能無懷土之思亂離而莫適歸幾
作無家之別興言及此何以為情每垂涕以覽書遂積
憂而成疾往歲祀明堂後曾生腫脹之根今年當勤農
時復添痞膈之證醫更而藥不効食少而事益繁今則
神憊志荒筋駕力緩臨事多忘豈能應酬於簿書期會
之間立心不強何可支吾於城郭甲兵之闕加以凋敝
不堪之郡置之潰訶難塞之衝少失隄防立致狼狽重
念臣舊雖法從今實外臣所以五丐真祠只是具申都
省豈謂精誠之弗達尚稽睿旨之賜俞寧扶未死之軀
直扣曰生之造忠信以事其上更無一語之矯情疾痛
則呼於天幸冀九重之垂度伏願皇帝陛下曲加清問
矜愍愚衷特賜頒罷守之書俾遂祝釐之請葵藿之心
常在固欲嚮陽狗_馬之疾未瘳難於勝報永言終惠庶保
餘齡

又七照會某比以灾病頻仍六上祠請一狀奏聞五狀
申朝省未奉俞音焦心如灼近從鄉人之仕於朝者得

蜀道書報又聞韃兵今歲之春抽兵北去經行鄉邑族
兄侶之肅之堂弟昌辰及妹夫袁璫甥婿塗辰乙等復
死於兵小小姻婭更不敢縷數溷瀆朝聽重惟某兄弟
少孤倚宗族親戚以自存立去歲喪之^十三今歲喪^十之
七纔聞訃音感傷悲痛因此痼疾轉加實不能任繁劇
所以催科益拙不免版曹督趣甚峻見請告命醫調理
欲望朝廷檢會某前後申狀特賜奏聞蚤令汰去庶免
有悞郡事實拜生成之造

又八照會某孤遠陬生冒當凋郡頃以灾病七次丐祠
伏自元年十一月一日汔於今歲閏四月二十二日六
奉省劄行下不蒙聖旨俞允某之進退實為狼狽某向
者來自蜀道登於王朝十年間歷遍華近入為法從出
典候藩本圖宦達之榮豈矜恬退之節不謂門衰祚薄
涼德挺灾前月十八日遂寧通判從弟有成萬里致書
以兄弟親戚宗族之訃告丙申之冬親姊歸徐氏者死
於難丁酉之夏堂弟制機中字者死於兵是年之冬敵

兵再入叔母楊氏與堂弟昌辰俱死於火今年之春臨
邛白兵嘯聚知縣事從弟象明又死於官宗族死者十
人親戚死者三十二人其人之名其死之處所其受禍
之月日靡不言其情狀之慘每讀至此不如無生以此
悲痛纏心舊疾轉劇耳聾目瞶其刺痛胃鬱鬱而痞結若
非力求退閑專近醫藥不惟妨廢郡務亦恐顛隕元身
伏惟聖朝崇孝友睦婣以治天下辨老幼廢疾以任官
政察其所懇實鍾於情憐其所陳真出於病即乞檢會
累疏敷奏上前俾奉祝釐以保殘息某見已在告牒府
事委三通判兼攝日竢報可之命

知温州丐祠奏狀

臣聞臣眎君猶天也疾痛不以告則為有隱於君兄於
弟同氣也急難不共扶則為不及厥弟矧臣少自鞠苦
連遭閔凶始生三年母也見背外傳十載父兮不存豈
無鄉閭強近之親寧若天分怡悃之愛兄之待弟真直
諒友弟之待兄非他人昆既同萬里之造朝復共一麾

而出守弟以去年八月至寶婺臣於今歲元夕抵東嘉
魯衛之國相依秦晉之隣交睦方議力行於採政各圖
汔濟於饑氓布宣天子寬大之書培植朝廷愛養之本
豈意家門薄祐仲氏云亡眠鶴鎮則原隰已荒顧鴻雁
則形影相弔臣弟昌裔有三子三女仲嗣次息皆後於
臣藐是諸孤斬焉在疚悒悒其誰與語遑遑其欲何之
遠瞻蜀道則無家可歸近望浙江則靡屋爰止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載惟郡政之本原全靠茲心之精爽神已
散亂民何庇依願解買臣之章與營季子之墓伏望皇
帝陛下以孝弟領天下以禮義順人情察愚款之所陳
非曼辭之自飾使歌唐棣少寬孔懷不已之悲雖在考
槃尚竭永矢弗忘之節

又二照會臣比家弟之戚露章丐祠未蒙聖慈特賜俞
允伏讀詔書以至瀕海民饑顧憂未寬為訓臣職在牧
養敢不祇承聖意竊惟東嘉素號樂土逢此歉歲遂至
艱食聖澤普沾枯槁之夫皇靈下燭逃亡之屋如肆赦

宥如減田租如給僧符如撥廩粟一錢一粒皆是君恩
臣不過與千里之民歌詠帝德而已臣前時所憂惟恐
荐饑所以被受訓詞之後不敢言去今則麩麥登成風
雨時若田疇之間秧青水白人有一飽之望本州荒政
月終亦可結局惟臣之弟旅殯僧舍而臣宴坐黃堂寢
食為之不安欲乞令臣蚤解郡印得與諸孤營一宅兆
以遂居者往者之計實出君父生成之造

吏部侍郎乞祠狀

某西州晚進紹定己丑躡登朝著今跨八年自太府丞
歷祕館郎闡繇編摩著廷戎監兼詞垣翰苑史筵徑班
從橐蓋繇更化以來屢蒙拔擢清華之官殆幾遍歷深
願竭盡愚衷仰圖報稱入春以來人家災病遂喪長孫
隨行僕隸亦多病死而某以勞心疲慮之故忽苦目眚
旬月不校一二日來赤痛逾甚雖見已請假切恐省院
詞命吏銓文書多至積壓必貽曠職之懼兼以某賦分
畸窮榮望踰溢若不奉身求退又恐別挺他疾定速顛

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某祠廩一次以便休養他日未填溝壑尚得糜捐以報恩遇

又二照會某頃以人家挺病目青為災曾乞外祠尚閱中旨切惟吏銓文書繁劇之地詞掖書詔填委之司心思既殫目力又竭然後可以檢拏吏奸專情詞命而邇日以來政治赤青雖退服餌涼劑太多視官夢夢用明弗遠脾經黥黥食昔不知若曠厥官定貽伊戚蓋滿盈則必致鬼瞰其室而靜退則可以神遊於庭因揣分以

自量非巧閑而莫可用申前請再瀆公朝欲望奏於黼座之前賦以琳宮之廩儻使蝸鳩自適之分知免於今則如犬馬欲報之心永肩於後

又三照會某比以目青腹疾兩上巧閑之請荐頒睿旨弗允愚忱蟣虱賤臣豈應更煩公朝以瀆天聽緣某共貳西省家弟昌裔分察南臺雖稽之先朝具存典故而揆之私計終有未安不惟職事妨嫌而其議論彈擊稍涉故舊則人言交謫連及孤跡是以無所干預之人而

投之是非之海若不急求汰去久則無以自明欲望朝廷曲賜敷奏檢照某所上兩章特畀祠廩若念其萬里間關未許放閑於田里八年忠恪粗能寡過於班行或蒙與之江浙一麾俾以民庸自見他時命使所不敢辭

知隆興府丐祠狀

臣聞君臣之義同體疾痛不以告則臣為有隱於君父子之情主恩死喪不自臨則父為弗字厥子矧臣少加孤露長益畸窮昆弟七人俱以康強而蚤世暮功一姓

半因離亂以止軀臣晚有二息槃乃親弟所生柴實側室之子各專末藝粗習諛聞退惟桑榆垂老之年幸得弓冶傳家之託而柴也久離侍下遠仕吳中方請告以言歸忽染疴而在道毋嗟季之行役假寐弗遑兄懷弟之急難永嘆不已猶云無棄以慰所思豈期事與心違命隨才盡曾不決旬之頃遽興長夜之悲子因念親至切而損身父亦望子不來而癯疾恨皇皇而弗得哽悒悒以何言重為會府之浩繁實自茲心之經緯今則精神

耗亂綱紀放紛本居官亡以踰人况病力何能任郡輒
輸忱悃仰丐叢祠伏願皇帝陛下明以察倫慈而使衆
容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不至喪明庶延陵返葬於羸
博之間尚為合禮

知温州丐祠申省狀

某邈居西州久仕南國既叨法從連典名藩君恩常厚
而犬馬之報甚微邑爵漸加而蒲柳之姿浸薄雖忝字
民之長不諳為政之方放田賦一十五萬而民猶以為

未仁糴軍儲六十六萬而兵猶以為不給舊楮非不稱
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糶而價日增蓋緣孱軀疾病
之衰遂致庶事施為之謬天雖諒只人謂斯何醫不能
治病則害人農不善服田則傷稼乞身而退乃分之宜
即非望之雅意於本朝實以汲黯不堪於治郡若少遲
於汰法定速見於顛隳伏惟公朝以道而進退百官以
法而叙最羣吏曲加敷奏俾遂退休國家政清令明儻
遂今日祠官之請州郡員多闕少庶無後來賢路之妨

申省二狀

汲黯不任郡久宜上印而歸倪寬多負租竟被考功之
殿雖荷聖朝之曲貸恐於公議之不容矧某介不通方
拙於從政詳刑而失之緩素無赫赫之名弛利而狃於
寬常書下下之考率十分減三而穀尚貴以五券稅一
而楮弗昂百為不開動輒得咎重以私門之薄祐加以
痼疾之相仍同胞之戚繫心每遇歲時而感慨上氣之
病如瘴豈禁霜露之凄寒若尚留之典刑必立抵於司
敗伏望朝廷察其忱悃畀以叢祠治狀不登安有白鹿
啣花之瑞文才已盡更無金鑿視草之上惟此孤忠尚
如杲日



